

漢
魏
叢
書

二九



商子五卷

商子目錄

卷一

更法第一

鬻令第二

農戰第三

去強第四

卷二

說民第五

筭地第六

開塞第七

卷三

卷壹言第八

錯法第九

戰法第十

立本第十一

兵守第十二

卷
斬令第十三

脩權第十四

卷四

來民第十五

刑約第十六

篇七

賞刑第十七

畫策第十八

卷五

境內第十九

弱民第二十

第二十一 篇七

外內第二十二

君臣第二十三

禁使第二十四

卷慎法第二十五

定分第二十六

賞陟第二十七

陳辭第二十八

東方錄第二十九

商子目錄終

商子卷第一

秦

明

更法第一

孝公平晝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使民之道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民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變化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

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必見非於世有獨知
之慮者因見毀於民語○曰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
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
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
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
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於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
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
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
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

熟察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犧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

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
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
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商夏之滅也不易禮而
亡然則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
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恡曲學多辯愚者笑之
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喪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
疑矣於是遂出墾草令

墾令第二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

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則農不救農
不救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訾粟而稅則上一而民
平上一則信信則臣不敢爲邪民平則慎慎則難變
上信而官不敢爲邪民慎而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
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
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墾
矣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
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而不偷
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

必墾矣祿厚而稅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
口之數賤而重使之則辟淫游食之民無所於食民
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
得糴農無得糴則稼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
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
商怯則欲農稼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聲
服無通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
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一意一而氣不淫則草
必墾矣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見繕愛子不惰食

惰民不窳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大夫家長不見
繕則農事不傷愛子惰民不窳則故田不荒農事不
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墾矣廢逆旅則姦僞躁心私交
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以食卽必農農則草必
墾矣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
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
十倍其樸然則商估少農不能喜酣奭大臣不爲荒
飽商估少則上不費粟民不能喜酣奭則農不慢大
臣不荒則國事不稽主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

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鬪狼剛
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
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內則草必墾矣使民
無得擅從則誅愚亂農農民無所於食而必農愚心
躁欲立民一意則農民必靜農靜誅愚則草必墾矣
均出餘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
食槩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則餘子不游
事人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
辯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爲無得居游於百縣則農民

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無從離
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
則務疾農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令軍市無
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拾甲兵使視軍興又使軍
市無得私輸糧者則姦謀無所於伏盜輸糧者不私
稽輕惰之民不游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糧者不私
輕惰之民不游軍市則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
墾矣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
者不能匿其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

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敖民不
敖則業不敗官屬少徵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
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農
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以
商之口數使商令之斯輿徒重者必當名則農逸而
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商喪寡之禮無通
於百縣則農民不饑行不飾農○不饑行不飾則公
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
必墾矣今送糧無取僦無得及庸車牛輿設設必當

名然則徃速來疾則業不敗農業不敗農則草必墾
矣無得爲罪人請於吏而饟食之則姦民無主姦民
無主則爲姦不勉農民不傷姦民○○無樸姦民無
樸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

農戰第三

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
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謂勞
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善爲國家
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無爵國去

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
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力多力則國
強今境內之民皆可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
豪傑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
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爲技藝昏以避農戰具備
國之危也民以此爲教者其國必削善爲國者倉廩
雖滿不偷於農國大民衆不淫於言則民樸壹民樸
壹則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則姦不生姦不
生則主不惑今境內之民及處官爵者見朝廷之可

以巧言辯說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
進則曲主退則慮私所以實其私然則下賣權矣夫
曲主慮私非國利也而爲之者以其爵祿也下賣權
非忠臣也而爲之者以末貨也然則下官之冀遷者
皆曰多貨則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貨事上而
求遷者則如以狸餌鼠爾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
求遷者則如引諸絕繩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之矣
二者不可以得遷則我焉得無下動衆取貨以事上
而以求遷乎百姓曰我疾農先實公倉收餘以食親

商三
卷一
爲上忘生而戰以尊主安國也倉虛主卑家貧然則
不如索官親戚交遊合則更慮矣豪傑務學詩書隨
從外權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爲
教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善爲國者官法
明故不任智慮上作壹故民不榮則國力博國力博
者強國好言談者削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
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
人而有技藝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國待農
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夫民之不農戰也上好言而

官失之也常官則國治一務則國富國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今上論材能知慧而任之則知慧之人希主好惡使官制物以適主心是以官無常國亂而不一辯說之人而無法也如此則民務焉得無多而地焉得無荒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却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國好力者以難攻以難攻者必興好辯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聖人明

商子 卷一
君者非盡能其萬物也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也
察要而已矣今爲國者多無要朝廷之言治也紛紛
焉務相易也是以其君憊於說其官亂於言其民情
而不農故其境內之民皆化而好辯樂學事商賈爲
枝藝避農戰如此則不遠矣國有事則學民惡商
民善化枝藝之民不用故其國易破也夫農者寡而
游食者衆故其國貧危今夫蛆螾蝮蠋春生秋死一
出而民數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爲蛆
螾蝮蠋亦大矣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獨無益於

治也非所以反之術也故先王反之於農戰故曰百
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
危故治國者欲民之累也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
能自持也則衆力不足也故諸侯撓其弱乘其衰大
地侵削而不振則無及已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
歸心於農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
也信可以守戰一則小詐而重居一則可以賞罰進
也一則可以外用也夫民之親上死制也以其日暮
從事於農夫民之不可用也見言談游士事君之可

商子
卷一
九
以尊身商賈之可以富冢也技藝之足以距口也民
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戰則民輕其居輕
其居則必不爲上守戰也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
可搏也是以聖人作壹搏之也國作一歲者十歲強
作一十歲者百歲強修一百歲者千歲強千歲強者
王君修賞罰以輔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
也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賞賜而民親上不待
爵祿而民從事不待刑罰而民致死國危主憂說者
成伍無益於安危也夫國危主憂也者強敵大國也

人君不能服強敵破大國也則修守備便地形搏民
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
修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民壹之農然後國家
可富而民力可搏也今世主皆憂其國之危而兵之
弱也而強聽說者說者成伍煩言飾辭而章無用主
好其辯不求其實說者得意道路曲辯輩輩成羣民
見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學之夫人聚黨與說
議於國紛紛焉小民樂之大人說之故其民農者寡
而游食者衆衆則農者殆農者殆則土地荒學者成

俗則民舍農從事於談說高言僞議舍農游食而以
言相高也故民離上而不臣者成羣此貧國弱兵之
教也夫國庸民以言則民不畜於農故惟明君知好
言之不可以強兵關土也惟聖人之治國作壹搏之
於農而已矣

去強第四

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國爲善姦必多國富
而貧治曰重富重富者強國貧而富治曰重貧重貧
者弱兵行敵所不敢行強事興敵所羞爲利主貴多

變國貴少變國多物削主少物強千乘之國守千物
者削戰事兵用曰強戰亂兵息而國削農商官王者
國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蠱官者六曰歲曰食曰玩好
曰志曰行○○○六者有樸必削三官之樸三人六
官之樸一人以治法者強以治政者削常官法去遷
官治大國小治小國大強之重削弱之重強夫以強
攻強者亡以弱攻弱者王國強而不戰毒輸於內禮
樂蠱官生必削國遂戰毒輸於敵國無禮樂蠱官必
強舉榮任功曰強蠱官生必削農少商多貴人貧商

商子 卷一
貧農貧三官貧必削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
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
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國以善民治姦民
者必亂至削國以姦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國○○
國用詩書禮樂孝悌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
貧國不用八者治敵不敢至雖至必却興兵而伐必
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國好力日以難攻好
○言日以易攻國以難攻者起一得十國以易攻者
出十二百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

上不愛民民不死上與國行罰民利且罰行賞○○
民利且愛行刑重其輕者輕其重者輕者不生重者
不來國無力而行知巧者必亡怯民使以刑必勇勇
民使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强强必王
貧者使以刑則富富者使以賞則貧治國能富者貧
令貧者富則國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賞一強國
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國作一歲十歲強作一十
歲百歲強作一百歲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威以一取
十以聲取實故能爲威者王能生不能殺曰自攻之

國必削能生能殺曰攻敵之國必強故攻官攻力樂
 國用其二舍一必強令用三者威必王十里斷者國
 弱九里斷者國強以日治者王○夜治者強宿治者
 削舉口數生者著死民者削民衆從不逃粟野無荒
 草以刑去刑國治以刑致刑國亂曰不刑重輕刑去
 事成國強重重○輕輕刑至事生國削刑生力力生
 強強生威威生惠惠生於力舉日以成勇戰戰以成
 知謀粟生而金死而粟本物賤事者衆買者少農而
 姦勸其兵弱國必削至亡金一兩生於境內金一兩

死於境外國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
國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強國之十
三數境內倉口之數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上
之數以言說取食者之數利民之數馬牛芻藁之數
欲強國不知國十三數地雖利民雖衆國愈弱至削
國無怨民曰強國興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
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兵起而勝敵按兵而國富者
王

而後其...
 國...
 乃...
 之...
 三...
 國...
 商子卷第一終

商子卷第二

秦 衛人公孫鞅著

明 新安程 榮校

說民第五

辯慧亂之贊也禮樂淫泆之徵也慈仁過之母也任
譽姦之鼠也亂有贊則行淫泆有徵則用過有母則
生姦有鼠則不止八者有羣民勝其政國無八者政
勝其民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強故國有八者
上無以使守戰必削至亡國無八者上有以使守戰

必興至王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姦則民親其制合而
復者善也別而規者姦也章善則過匿任姦則罪誅
過匿則民勝法罪誅則法勝民民勝法國亂法勝民
兵強故曰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姦民治必治至強
國以難攻起一取十國以易攻起十二百國好力曰
以難攻國好言曰以易攻民易爲言難爲用國法作
民之所難兵用民之所易而以力攻者起一得十國
法作民之所易兵用民之所難而以言攻者出十二
百罰重爵尊賞輕刑威爵尊上愛民刑威民死上故

與國行罰則民利用賞則上重法詳則刑繁法繁則
刑省民治則亂亂而治之又亂故治之於其治則治
治之於其亂則亂民之情也治其事也亂故行刑重
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此謂治之於其
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輕者不止則重者無
從至矣此謂治之於○其亂也故重輕則刑去事成
國強重重而輕輕則刑至而事生國削民勇則賞之
以其所欲民怯而殺之以其所惡故怯民使之以刑
則勇勇民使之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敵者必

王民貧則弱國富則淫淫則有蟲有蟲則弱故貧者
益之以刑則富富者損之以賞則貧治國之舉賢令
貧者富富者貧貧者富國強富者貧三官無蟲國久
強而無蟲者必王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
生於刑故刑多則賞重賞少則刑重民之有欲有惡
也欲有六淫惡有四難從六淫國弱行四難兵強故
王者刑於九而賞出一刑於九則六淫止賞出一則
四難行六淫止則國無姦四難行則兵無敵民之所
欲萬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政無以致欲故作一作

一則力搏力搏則強強而用重強故能生力能殺力
曰攻敵之國必強塞私道以窮其志啓一門以致其
欲使民必先行其所要然後致其所欲故力多力多
而不用則志窮志窮則有私有私則有弱故能生力
不能殺力曰自攻之國必削故曰王者國不蓄力家
不積粟國不蓄力下用也家不積粟上藏也國治斷
家王斷官強斷君弱重輕刑去常官則治省刑要葆
賞不可倍也有姦必告之則民斷於心上令而民知
所以應器成於家而行於官則事斷於家故王者刑

賞斷於民心器用決於家治明則同治闇則異同則
行異則止行則治止則亂治則家斷亂則君斷治國
者貴下斷故以十里斷者弱以五里斷者強家斷則
有餘故日治者王官斷則不足故○夜治者強君斷
則亂故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國治不聽君民不從官

筭地第六

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故有
地狹而民衆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
民勝其地務開地勝其民者事來開則行倍民過地

則國功寡而兵力少地過民則山澤財物不爲用○
夫棄天物遂民滯者世主之務過也而上下事之故
民衆而兵弱地大而力小故爲國任地者山林居什
一藪澤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
此先王之正律也故爲國分田數小畝五百足待一
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戰卒萬人者數小也此
其墾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處其民山林藪
澤谿谷足以供其利藪澤隄防足以畜故兵出糧給
而財有餘兵休民作而畜長足此所謂任地待役之

律也今世主有地方數千里食不足以待役實倉而兵爲鄰敵臣故爲世主患之夫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者同民衆而不用者與無民者同故爲國之數務在墾草用兵之道務在一賞私利塞於外則民務屬於農屬於農則樸樸則畏令私賞禁於下則民力搏於敵搏於敵則勝奚以知其然也夫民之情樸則生勞而易力窮則生知而權利易力則輕死而樂用權利則畏罰而易苦易苦則地方盡樂用則兵力盡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並至民之性

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百姓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論其然也今夫盜賊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天子之禮故名辱而身危猶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煖膚食不滿腸苦其志意勞其四肢傷其五臟而益裕廣耳非生之常也而爲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奏則民道之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數也聖人審權以操柄審數以使民數者臣主之術而國之要也故萬乘失數而不危臣主失術而不亂者未之有

也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審數臣欲盡其事而不立術故國有不服之民主有不令之臣故聖人之爲國也入令民以數農出令民以計戰夫農民之所苦而戰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計也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入使民盡力則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勝敵草木不荒富強之功可坐而致也今則不然世主之所以加務者皆非國之急也身有堯舜之行而功不及湯武之略此執柄

之罪也臣請語其過夫治國舍勢而任說說則身修而功寡故事詩書談說之士則民游而輕其君事處士則民遠而非其上事勇士則民競而輕其禁投藝之民用則民剽而易徙商賈之事佚且利則民緣而議其上故五民者加於國用則田荒而兵彘談說之士資在於口處士資在於意勇士資在於氣技藝之士資在於手商賈之士資在於身故天子一宅而環身資民資重於身而偏託勢於外挾重資歸偏家堯舜之所難也故湯武禁之則功立而名成聖人非能

以世之所易勝其所難也必以其所難勝其所易故
民愚則智可以勝之世智則力可以勝之臣愚則易
力而難巧世巧則易智而難力故神農教耕而王天
下師其智也湯武致強而征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
而民淫方倣湯武之時而行神農之事以隨世禁故
千乘式亂○此其所加務者過也民之生度而取長
稱其取重權而索利明君慎觀三者則國治可立而
民能可得國之所以求民者少而民之所以避求者
多入使民屬於農出使民一於戰故聖人之治也多

禁以止能任力以窮詐兩者偏用則境內之民一
則農農則樸樸則安其居而惡出故聖人之爲國也
民資藏於地而偏托危於外資於地則樸托危於外
則惑民入則樸出則惑故其農勉而戰戢也民之農
勉則資重戰戢則鄰危資重則不可負而逃鄰危則
不歸於無資歸危外托狂夫之所不爲也故聖人之
爲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
察國本故其法立而民亂事劇而功寡此臣之所謂
過也夫刑者所以奪禁邪也而賞者所以助禁也羞

辱勞苦○者民之所惡也顯榮佚樂者民之所務也
故其國刑不可惡而爵祿不足務也此亡國之兆也
刑人復漏則小人辟淫而不苦刑則徼倖於民上徼
於上以利朶顯榮之門不一則君子事勢以成名小
人不避其禁故刑煩君子不設其令則罰行刑煩而
罰行者國多姦欲○富者不能守其財而貧者不能
事其業田荒而國貧田荒則民詐生國貧則上匱賞
故天地設而民生當此之時也聖人之爲治也刑人
無國位戮人無官任刑人有列則君子下其位衣錦

食肉則小人冀其利君子下其位則羞功小人冀其利則伐姦故刑戮者所以止姦也而官爵者所以勸功也今國立爵而民羞之設刑而民樂之此蓋法術之患也故君子操權一正以立術立官貴爵以稱臣論榮舉功以任之者則是上下之稱平上下之稱平則臣得盡其力而主得執其柄

開塞第七

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則別愛私則陰陽民險衆而

以別險爲務則有亂當此時也民務勝而力征務勝則爭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也故賢者立中設無私而民曰仁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以愛利爲務而賢者以相出爲道民衆而無制久而相出爲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爲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其君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上賢者以羸相出也

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親親者以私爲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故曰王者有繩先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則異而所繩則一也故曰民愚則智可以王世智則力可以王民愚則力有餘而智不足世智則巧有餘而力不足民之生不智則學力盡而服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湯武致強而征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懷智而問世智無餘力而服故以愛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諸侯者退德

聖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則後於時修今則塞於勢
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異勢而皆可以正故興王
有道而持之異理武王逆取而貴順爭天下而上讓
其取之以力持之以義今世強國事兼并弱國務力
守上不及虞夏之時而下不修湯武湯武塞故萬乘
莫不戰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
廢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聽也今日願啓之
以效古之民樸以厚今時民巧以僞故效於古者先
得而防治於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感也今世之

所謂義者將立民之所好而廢其所惡此其所謂不
義者將立民之所惡而廢其所樂也二者名實實易
不可不察也立民之所樂則民傷其所惡立民之所
惡則民安其所樂何以知其然也夫民憂則思思則
出度樂則淫淫則主佚故以刑治則民威民威則無
姦無姦則民安其所樂以義教則民縱民縱則亂亂
則民傷其所惡吾所謂利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
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惡必終其所好以其
所好必敗其所惡治國刑多而賞少○○○故王者

刑九而賞一削國賞九而刑一夫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善有大小則賞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於罪所終則姦不去賞施於民上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姦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強一國行之境內獨治二國行之兵則少寢天下行之至德復立此吾以殺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古者民藪生而羣處○故求有上也將以爲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

害與無主同有法不勝其亂與不法同天下不安無
君而樂勝其法則舉世以爲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
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
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姦去姦之本莫深於嚴刑故王
者以賞禁以刑勸求過○○○○不求善藉刑以
去刑

商子卷第三

秦 衛人公孫鞅著

明 新安程 榮校

壹言第八

凡將立國制度不可不時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壹務不可不謹也事本不可不搏也時則國俗可化而民從制治法明則官無邪國務壹則民應用事本搏則民喜農而樂戰夫聖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暮從事於農也不可不變也夫民之從事死制也以上之

設榮名置賞罰之明也不用辯說私門而功立矣故
民之喜農而樂戰也見上之尊農戰之士而下辯說
技藝之民而賤游學之人也故民一務其家必富而
身顯於國上開公利而塞私門以致民力私勞不顯
於國私門不請於君若此而功臣勸則上令行而荒
草闢淫民止而姦無萌治國能持民力而壹民務者
強能事本而禁末者富夫聖人之治國也○能搏力
能殺力制度察則民力搏搏而不化則不行行而無
富則生亂故國者其搏力也以富國強兵也其殺力

也以事敵勸民也夫開而不塞則短長長而不攻則有姦塞而不開則民渾渾而不用則力多力多而不攻則有姦蝨故搏力以一務也殺力以攻敵也治國者貴民一民一則樸樸則農農則易勤勤則富富者廢之以爵不淫淫者廢之以刑而務農故能搏力而不能用者必亂能殺力而不能搏者必亡故明君知齊二者其國強不知齊二者其國削夫民之不治者君道卑也法之不明者君長亂也故明君不道卑不長亂也秉權而立垂法而○○治以得姦於上而官

無不賞罰斷而器用有度若此則國制民明而民力竭上爵尊而倫徒舉今世主皆欲治民而助之○亂非樂以爲亂也安其故而不闕於時也是上法古而得其塞下修今而不時移而不明世俗之變不察治民之情故多賞以致刑輕刑以去賞夫上設刑而民不服賞匱而姦益多故民之於上也先刑而後賞故聖人之爲國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爲之治度俗而爲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則不成治宜於時而行之則不干故聖王之治也慎爲察務歸心於

一而已矣

錯法第九

臣聞古之明君錯法而民無邪舉事而材自練賞行而兵強此三者治之本也夫錯法而民無邪者法明而民利之也舉事而材自練者功分明功分明則民盡力民盡力則材自練行賞而兵強者祿爵之謂也祿爵者兵之實也以故人君之出祿爵也道明道明則國日強道幽則國日削故祿爵之所道存亡之機也夫削國亡主非無爵祿也其所道過也三王五霸

其所道不過爵祿而功相萬者其所道明也是以明
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於其勞賞必加於其功功賞
明則民競於功爲國而能使其民盡力以競於功則
兵必強矣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之謂也同實而相
并無者強弱之謂也有地而君或強或弱者亂治之
謂也苟有道理地足○容身士民可致也苟容市井
財貨可聚也有土者不可以言貧有民者不可以言
弱地誠任不患無財民誠用不畏強暴德明教行則
能以民之有爲已用矣故明王者用非其有使非其

民明王之所貴唯爵其實○○○不榮則民不急列
位不顯則民不事爵爵易得也則民不貴上爵列爵
祿賞不道其門則民不以死爭位矣人君而有好惡
故民可治也人君不可以不審好惡好惡者賞罰之
本也夫人情好爵祿而惡刑罰人君設二者以御民
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盡而君隨之功立而賞隨
之人君能使其民信於此如明日月則兵無敵矣人
君有爵行而兵弱者有祿行而國貧者有法立而亂
者此三者國之患也故人君者先便請謁而後功力

卷三
四
之精則爵行而兵彘矣民不死犯難而利祿可致也
則祿行而國貧矣法無度數而事煩則○法立而治
亂矣是以明君之使其民也使必盡力以規其功功
立而富貴隨之無私德也故教流成如此則臣忠君
明治著而兵強矣故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德不任其
力是以不憂不勞而功可立也度數已立而法可修
故人君者不可不慎已也夫離朱見秋毫百步之外
而不能以明目易人烏獲舉千鈞之重而不能以多
力易人夫聖人之存體性不可以易人然而功可得

者法之謂也

戰法第十

凡戰法必本於政勝則其民不爭爭則無以私意以
上爲意故王兵之政使民怯於邑鬪而勇於寇戰民
習以立攻難故輕死見敵如潰潰而不止則免故兵
法大戰勝逐北無過十里小戰勝逐北無過五里兵
起而程敵政○不若者勿與戰食不若者勿與久敵
衆勿爲客敵盡不如擊之勿疑故曰兵大律在謹論
敵察則衆勝負可先知也王者之政勝而不驕敗而

商子
卷三
五
不怨勝而不驕者術明也敗而不怨者知所失也若
兵敵強弱將賢則勝將不如則敗若其政出廟筭者
將賢亦勝將不如亦勝政久持勝術者必強至王若
民服而聽上則國富而兵勝行是必久王其過失無
敵深入偕險絕塞民倦且饑渴而復遇疾此其道也
故將使民者乘良馬者不可不齊也

立本第十一

凡用兵勝有三等若兵未起則錯法錯法而俗成而
用具此三者必行於境內而後兵可出也行三者有

二勢一曰輔法而法行二曰舉必得而法立故恃其衆者謂之葺恃其福備飾者謂之巧恃譽目者謂之詐此三者恃一因其兵可禽也故曰强者必剛鬪其意鬪則力盡力盡則備是故無敵於海內治行則貨積貨積則賞能重矣賞一則爵尊爵尊則賞能利矣故曰兵生於治而異俗生於法而萬轉過勢本於心而飾於備勢三者有論故強可立也是以强者必治治者必強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富者必強故曰治強之道三論其本也

兵守第十二

四戰之國貴守戰負海之國貴攻戰四戰之國好舉
與兵以距四鄰者國危四鄰之國一興事而已四與
軍故曰國危四戰之國不能以萬室之邑含鉅萬之
軍者其國危故曰四戰之國務在守戰守有城之邑
不知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其城拔者死人之力
也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此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
力戰城盡夷客若有從入則客必罷中人必佚矣以
佚力與罷力戰此謂以生人力與客死力戰皆曰圍

城之患患無不盡死而邑此三者非患不足將之過也守城之道盛力故曰客治薄檄三軍之多分以客之候車之數三軍壯男爲一軍壯女爲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爲一軍此謂之三軍也壯男之軍使盛食勵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爲險阻及耕格阱發梁撤屋給從從之不洽而燬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老弱之軍使牧牛馬羊彘草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獲其壯男女之食而慎使三軍無相過壯男過壯女之軍則男貴女而

商
卷三
一
姦民有從謀而國亡喜與其恐有蚤聞勇民不戰壯
男壯女過老弱之軍則老使壯悲弱使強憐悲憐在
心則使勇民更慮而怯民不戰故曰慎使三軍無相
過此盛力之道

斬今第十二

斬今則治不留法平則吏無奸法已定矣不以善言
害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治曲斷以五
里斷者王以十里斷者強宿治者削以刑治以賞戰
求過不求善故法立而不革則顯民變誅計變誅止

貴齊殊便百都之尊爵厚祿以自伐國無姦民則都
無奸市物多末○衆農弘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糧
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則農不怠四寸之
管無當必不滿也授官予爵出則祿不以功是無當
也國貧而務戰毒生於敵無六螽必強國富而不戰
偷生於內六螽必弱國以功授官予爵此謂以盛知
謀以盛勇戰以盛知謀以盛勇戰其國必無敵國以
功授官予爵則治省言寡此謂以法去法以言去言
國以六螽授官予爵則治煩言生此謂以治致治以

言致言則君務於說言官亂於治邪邪臣有得志有功者日退此謂失守十者亂守一者治法已定矣而好用六蝨者亡民澤畢農則國富六蝨不用則兵民畢競勸而樂爲主用其境內之民爭以爲榮莫以爲辱其次爲賞勸罰沮其下民惡之憂之羞之修容而以言恥食以上交以避農戰外交以備國之危也有饑寒死亡不爲利祿之故戰此亡國之俗也六蝨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

十二者成羣此謂君之治不勝其臣官之治不勝其民此謂六蝨勝其政也十二者成樸必削是故興國不用十二者故其國多力而天下莫不能犯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朝廷之吏少者不毀也多者不損也効功而取官爵廷雖有辯言不得以相先也此謂以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二亡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重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國半

利用出十空者其國不守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六蠹也六蠹成羣則民不用是故興國罰行則民視賞行則上利行罰重其輕者輕其重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去事成罪重刑輕刑至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聖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執賞罰以一輔仁者心之續也聖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力王君獨有之能述仁義於天下

修權第十四

國之所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臣之所獨制也。人主失守則危。君臣釋法任私必亂。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權制獨斷於君。則威民信其賞則事功不信其刑。則姦無端。唯明主愛權重信而不以私害法。故不多惠言而剋其賞。則下不用數。加嚴令而不致其刑。則民傲死。凡賞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約也。故明主慎法。明主不蔽之。謂明不欺之。謂察。故賞厚而利刑重。而○必不失。䟽遠不違親。

近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世之爲治者多釋法而
任私議此國之所以亂也先王懸權衡立尺寸而至
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
長短雖察商賈不用爲其不必也夫倍法度而任私
議皆不類者也不以法論智能賢不肖者唯堯而世
不盡爲堯是故先王知自議譽私之不可任也故立
法明分中程者賞之毀公者誅之賞誅之法不失其
議故民不爭不以其勞則忠臣不進行賞賤祿不稱
其功則戰士不用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

君君好法則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則臣以言事君君
好法則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則毀譽之臣在側公
私之分明則小人不疾賢而不肖者不妬功故堯舜
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爲天下位天下也論
賢舉能而傳焉非䟽父子親越人也明於治亂之道
也故三王以義親五伯以法正諸侯皆非私天下之
利也議爲天下治天下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
樂其政而莫之能傷也今亂世之君臣區區然皆擅
一國之利而當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國之所以危

也故公私之敗存亡之本也夫廢法度而好私議則
姦臣鬻權以約祿秩官之吏隱下而漁民諺曰蠹衆
而木折隙大而墻壞故大臣爭於私而不顧其民則
下離上下離上者國之隙也秩官之吏隱下以漁百
百姓此民之蠹也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鮮矣是
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國無隙蠹矣

商子卷第三終

商子卷第四

秦 衛人公孫鞅著

明 新安程 榮校

來民第十五

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
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一良田處什四口
此食作夫五萬其山陵谿谷藪澤可以給其材都邑
蹊道足以處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今秦之地
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處二田數不滿百萬其藪

澤蹊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貨寶又不盡爲用此人不能稱土也秦之所與鄰者三晉也所欲用兵者韓魏也彼土狹而民衆其宅叅居而并處其寡萌賈息民上無通名下無田宅而恃姦務末作以處人之復陰陽澤水者過半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以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臣切以王吏之明爲過見此其所以務不奪三晉民者愛爵而重復也其說曰三晉之

所以弱者其民務樂而復爵輕也今秦之以強強者
其民務苦而復爵重也今多爵而久復是釋秦之所
以強而爲三晉之所弱也此王吏重爵愛復之說也
而臣切以爲不然夫所以爲苦民而強兵者將以攻
敵而成所欲也兵稱曰敵弱而兵強此言不失吾所
以攻而敵失其所守也今三晉不勝秦四世矣自魏
襄王以來野戰不勝守城必拔小大之戰三晉之所
以亡於秦者不可勝數也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
而不能奪其民也今王發明惠諸侯之士來歸○○

義者今使復之三世無知軍事秦四境之內陵阪丘
隰不起十年往者於律也足以造作夫百萬曩者臣
言曰意民之情其所生者田宅也晉之無有也信秦
之有餘也必若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今
利其田宅而復之三世此必與其所欲而不使行其
所惡也然卽山東之民無不西者矣且直言之謂也
不然夫實擴什虛出天寶而百萬事本其所益多也
豈徒不失其所以攻乎夫秦之所患者興兵而伐則
國家貧安居而農則敵息此王所不能兩成也故三

世戰勝而天下不能令以故秦事敵而使新民作本
兵雖百宿於外境內不失須臾之時此富強兩成之
效也臣之所謂兵者非謂悉興盡起也論境內所能
給軍卒車騎令故秦兵新民給芻食天下有不服之
國則王以此春圍其農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陳其
寶以大武摧其本以廣文安其嗣王行此十年之內
諸侯將無異民而王何爲受爵而重復乎周軍之勝
華軍之勝秦斬首而東之東之無益亦明矣而吏猶
以爲大功爲其損敵也今以草茅之地來三晉之民

而使之事本此其損敵也與戰勝同實而秦得之以爲粟此反行兩登之計也且周軍之勝華軍之勝長平之勝秦所亡民者幾何民客之兵不得事本者幾何臣切以爲不可數矣假使王之羣臣有能用之費此之半弱晉○強秦若三戰之勝者王必加大賞焉今臣之所言民無一日之繇官無數錢之費其弱晉強秦有過三戰之勝而王猶以爲不可則臣愚竊不能已齊人有東郭敞者猶多願願有萬金其徒請賙焉不與曰吾將以求封也其徒怒而去之宋曰此無

於愛也故不如○○與之有也今晉有晉而秦愛其
復此愛非其有以失其有也豈異東郭敞之愛非其
有以亡其徒乎且古有堯舜當時而見稱中世有湯
武在位而民服此三王者萬世之所稱也以爲聖王
也然其道猶不能取用於後今復之三世而三晉之
民可盡也是非王賢力今時而使後世爲王用乎然
則非聖別說而聽聖人難也

刑約第十六

篇下

賞刑第十七

聖人之爲國也一賞一刑一教一賞則兵無敵一刑則令行一教則下聽上夫明賞不費明刑不戮明教不變而民知於民務國無異國明賞之猶至於無賞也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明教之猶至於無教也所謂一賞者利祿官爵搏出於兵無有異施也夫固愚知貴賤勇怯賢不肖皆盡其胸臆之知竭其股肱之力出死而爲上用也天下豪傑賢良從之如流水夫故兵敵而令行於天下萬乘之國不敢蘇其兵中原千乘之國不敢捍城萬乘之國若有蘇其兵中原者

戰將復其軍千乘之國若有以捍城者攻將凌其城
戰必覆人之軍攻必凌人之城盡城而有之盡賔而
致之雖厚慶賞何費匱之有矣昔湯封於贊茅文王
封於岐周方百里湯與桀戰於鳴條之野武王與紂
戰於牧野之中大破九軍奔爲列諸侯士卒坐陳者
里有書社車馬休息不乘縱馬華山之陽縱牛於農澤
縱之老而不收此湯武之賞也故曰贊茅岐周之粟
以賞天下之人不人得一勝以其錢賞天下之人不
人得一錢故曰百里之居而封侯其臣大其舊自士

卒坐陳者里有書社賞之所加寬於牛馬者何也善
因天下之貨以賞天下之臣故曰明賞不費湯武既
破桀紂海內無害天下大定築五庫藏五兵偃武事
行文教倒載戟戈楮笏作爲樂以申其德當此時也
賞祿不行而民整齊故曰明賞之猶至於無賞也所
謂一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
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
後不爲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爲虧法忠臣孝
子有過必以其數斷守法守職之吏有不行王法者

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周官之人知而謂之上者自免
於罪無貴賤尸襲其官長之官爵田祿故曰重刑連
其罪則民不敢試民不敢試故無刑也夫先王之禁
刺殺斷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傷民也以禁姦止過
也故禁姦姦止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則民不敢試
故國無刑民國無刑民故曰明刑不戮晉文公將欲
明刑以親百姓於是合諸侯大夫於侍千宮顛頡後
至請其罪君曰用事焉吏遂斷顛頡之脊以殉晉國
之士稽焉皆懼曰顛頡之有寵也斷以殉况於我乎

舉兵伐曹五鹿及反鄭之埤東徵之畝勝荆人於城
濮三軍之士止如文斬足行之如流水三軍之士無敢
犯禁者故一假道重刑於顛頡之脊曰而致國治昔
者周公旦殺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天下衆皆曰
親昆弟有過不違而况疏遠齒天下知用刀鋸於周
庭而海內治故曰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所謂一教
者博聞辯慧信廉禮樂修行羣黨任譽清濁不可以
富貴不可以評刑不可獨立私議以陳其上堅者被
銳者挫雖曰聖智巧佞厚朴則不能以非功罔上利

然貴富之門要存戰而已矣彼能戰者踐富貴之門
強梗焉有常刑而不赦是父兄昆弟知識婚姻合同
者皆曰務之所加存戰而已矣夫故當壯者務於戰
老弱者務於守死者不悔生者務勸此臣之所謂一
教也民之欲貴富也共闔棺而後出而貴富之門必
出於兵是故民聞戰而相賀也起居飲食所歌謠者
戰也此臣之所謂明教之猶至於無教也此臣所謂
叅教也聖人非能通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舉要
以致萬物故寡教而多功聖人治國也易知而難行

也是故聖人不必加凡主不必廢殺人不為暴賞人不為仁者國明法也聖人以功授官于爵故賢者不憂聖人不宥過不赦刑故姦無起聖人治國也審一而已矣

畫策第十八

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殺獸人民少而木獸多黃帝之世不麇不卵官無供備之民死不得用槨事不同皆王者時異也神農之世公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農既没以強勝弱以眾

暴寡故黃帝作爲君臣上下之儀父子兄弟之禮夫
婦妃匹之合內行刀鋸外用甲兵故時變也由此觀
之神農非高於黃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適於時也故
以戰去戰雖戰可也以殺去殺雖殺可也以刑去刑
雖重刑可也以也力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
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故因民之本在制民若
治於金陶於土也本不堅則民如飛鳥禽獸其孰能
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民地作矣名
尊地廣以至王者何故名卑地削以至於亡者戰罷

者也不勝而王不敗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民
勇者戰勝○○一民於戰者民勇不能一民於戰者
民不勇聖王見勇至之於兵也故興國而責之於兵
入其國觀其治兵用者強因以知民之見用者也民
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則民用矣凡戰者民之所
惡也能使民樂戰者王強國之民父遺其子兄遺其
弟妻遺其夫皆曰不得無返又曰失法離今若死我
死鄉治之行間○無所逃遷徙無所入行間之治連
以五辯之以章束之以窮天所處以此無所生是以

三軍之衆從令如流死而不旋踵國之亂也非其法
亂也非法不用也國皆有潛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
國皆有禁姦邪刑盜賊之法而無使姦邪盜賊必得
之法爲姦邪盜賊者死刑而姦邪盜賊不止者不必
得必得而尚有姦邪盜賊者刑輕也刑輕者不得誅也
必得者刑者衆也故善治刑者善而不賞善故不刑
而民善不刑而民善得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國故
無刑也而民莫敢爲非是一國皆善也故不賞善而
民善賞善之不可也猶賞不盜故善治者使跽可忠

信而况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况跖乎勢不能爲姦雖跖可信也勢得爲姦雖伯夷可疑也國治或重明主在上所舉必賢則法可在賢法可在賢則法在下不肖不敢爲非是謂重治不明主在上所舉必不肖國無明法不肖者敢爲非是謂重亂兵或重強或重弱民固欲戰又不得不戰是謂重強民固不欲戰又得無戰是謂重弱明王不濫富貴其臣所謂富者非粟米珠玉也所謂貴者非爵位官職也廢法作私爵祿之富貴凡人主德行非出人也知非出人

也勇力非過人也然民雖有聖知弗敢我勇力弗敢謀

我殺雖衆不敢勝其主雖民至億萬之數懸重賞而

民不敢爭行罰而民不敢怨者法也國亂者民多私

義兵弱者民多私勇則削國之所以取爵祿者多塗

亡國之以所賤爵輕祿不作而食不戰而榮無爵而尊

無祿而富無官而長此之謂姦民所謂治主無忠臣

慈父無孝子欲無善言皆以法相司也命相正也不

能獨爲非而莫與人爲非所謂官者入多而出寡衣

服有制飲食有節則出寡矣女事盡於內男事盡於

外則入多矣所謂明者無所不見則羣臣不敢爲姦
百姓不敢爲非是以人主處匡床之上聽絲竹之聲
而天下治所謂明者使衆不得不爲所謂强者天下
勝天下勝是故合力是以勇強不敢爲暴聖知不敢
爲詐而虛用兼天下之衆莫敢不爲其所好而辟其
所惡所謂强者使勇力不得不爲已用其志足天下
益之不足天下說之恃天下者天下去之自恃者得
天下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勝強敵者先自勝者
也聖人知必然之理必爲之時勢故爲必治之政戰

必勇之民行必聽之令是以兵出而無敵令行而天下朝○黃鵠之飛日行千里有必飛之備也騏驎駉騊駼每一日走千里有必走之勢也虎豹熊羆而無敵有必勝之理也聖人見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濕制火故曰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相愛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也聖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所謂義者爲人臣忠爲人子孝少長有禮男女有別非其義也餓不苟

商子 卷四
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聖王者不貴義而貴
法法必明令必行則已矣

商子卷第四終

商子卷第五

秦 衛人公孫鞅著

明 新安程 榮校

境內第十九

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者著死者削其有爵者乞無爵者以爲庶子級乞一人其無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六日其役事也隨而養之軍爵自一級已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出公爵自二級以上至不更命曰卒其戰也五人來簿爲伍一人羽而輕

其四人能人得一首則復夫勞爵其縣過三日有不
致士大夫勞爵能五人一屯長百人一將其戰百將
屯長不得斬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論伯將屯長賜
爵一級五百主短兵五十人二五霸主將之主短兵
百千石之令短兵百人八百之令短兵八十八人七百
之令短兵七十人六百之令短兵六十八人國封尉短
兵千人將短兵四千人戰及死吏而輕短兵能一首
則優能攻城圍邑斬首八千以上則盈論野戰斬首
二千則盈論吏自操及杖以上大將盡賞行間之吏

○故爵公士也就爲上造也故爵上造就爲簪褭就爲不更故爵爲大夫爵吏而爲縣尉則賜虜六加五千六百爵大夫而爲國治就爲大夫故爵大夫就爲公大夫就爲公乘就爲五大夫則稅邑三百家故爵五大夫皆有賜邑三百家有賜稅三百家爵五大夫有稅邑六百家者受客大將御叅皆賜爵三級故客卿相論盈就正卿就爲大庶長故大庶長就爲左更故四更也就爲大良造以戰故暴首三乃校三日將軍以不疑致士大夫勞爵其縣四尉訾由丞尉能得

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一除庶子
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其獄法高爵訾下爵級高爵
能無給有爵人隸僕爵自二級以上有刑罪則貶爵
自一級以下有刑罪則矣小夫死以上至大夫其官
級一等其樹墓級一樹其攻城圍邑也國司空訾其
城之廣厚之數國尉分地以徒校分積尺而攻之爲
期曰先已者當爲最國家已者訾爲最殿再訾則廢
內通則積薪積薪則燔柱陷隊之士百十八人之隊
陷之士知疾鬪不得斬首隊五人則陷隊之士人賜

爵一級死則一人後不能死之千人環規諫黥劓於
城下國尉分地以中卒隨之將軍爲木壹與國正監
與王御史參望之其先入者舉爲最口其後入者舉
爲最殿其陷隊也盡其幾者幾者不足乃以欲級益
之

不偷上 弱民第二十富而貧欲重越與馬蘇韓野○

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樸則強
淫則弱弱則軌淫則越志弱則有用越志則強故曰
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民善之則親利之用

則和用則有任和則匱有任乃富於政上舍法任民之所善故姦多民貧則力富力富則淫淫則有蟲故民富而不用則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則農不偷農不偷六蟲無萌故國富而貧治重強兵易弱難強○
○民樂生安佚死難難正易之則強事有羞多姦寡賞無失多姦疑敵失必利兵至強威事無羞利用兵九虞利勢必王故兵行敵之所不敢行強事與敵之所羞爲利法有民安其次主變事能得齊國守安主操權利故主貴多變國貴少變利出一孔則國多物

出十孔則國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亂治則強亂則
弱強則物來弱則物去故國致物者強去物者弱民
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以刑治民則樂用以
賞戰民則輕死故戰事兵用曰強民有私榮則賤列
卑官富則輕賞治民羞辱以刑戰則戰民畏死事亂
而戰故兵農息而國弱農商官三者國之常食官也
農闢地商致物官法民三官生蟲六曰歲曰食曰美
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樸必削農有餘食則薄燕於
歲商有淫利有美好傷器官設而不用志行爲卒六

蝨成俗兵必大敗法枉治亂任善言多治衆國亂言
多兵弱法明省任力言息治者國治言息兵強故治
大國小治小國大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
樂民強民強國羸民之所樂民強民強而強之兵重
弱故民之所樂民強民強而弱之兵重強故以強重
弱弱重強王以強政強弱弱存以弱政弱強強去強
存則弱強去則王故以強政弱削以弱政強王也明
主之使其臣也用必加於功賞必盡其勞人主使其
民信如○日月此無敵矣今離婁見秋毫之末不能

以明目易人烏獲舉千鈞之重不能以多力易人聖
賢在體性也不能以相易也今當世之用事者皆欲
爲上聖舉法之謂也背法而治此任重道遠而無馬
牛濟大川而無舡楫也今夫人衆兵強此帝王之大
資也苟非明法以守之也與危亡爲鄰故明主察法
境內之民無辟淫之心游處之士迫於戰陣萬民疾
於耕農有以知其然也楚國之民齊疾而均速若飄
風宛鉅鐵拖利若蜂蠆脅蛟犀兕堅若金石江漢以
爲池汝穎以爲限隱以鄧林緣以方城秦師至馭郢

商子
卷五
五
舉若振槁唐蔑死於垂涉莊躋發於內楚分爲五地
非不大也民非不衆也甲兵財用非不多也戰不勝
守不固此無法之所生也釋權衡而操輕重者

第二十一 篇六

外內第二十二

民之外事難於戰故輕法不可以使之奚謂輕法其
賞少而威薄淫道不塞之謂也奚謂淫道爲辯智者
貴游宦者任文學私名顯之謂也三者不塞則民不
戰而事失矣故其賞少則聽者無利也威薄則犯者

不害也故開淫道以誘之而以戰輕法戰之是謂設
鼠而餌以狸也亦不幾乎故欲戰其民者必以重法
賞則必多威則必嚴淫道必塞爲辯志者不貴游宦
者不任文學私名不顯賞多威嚴民見戰賞之多則
忘死見不戰之辱則苦生賞使之忘死而威使之苦
生而淫道又塞以此遇敵是以百石之弩射飄葉也
何不陷之有哉民之內事莫善於農故輕治不可以
使之奚謂輕治其農貧而商富技巧之人利而游食
者衆之謂也故農之用力最苦而贏利少不如商賈

技巧之人苟能令商賈技巧之人無繁則欲國之無
富不可得也故曰欲農富其國者境內之食必貴而
不農之徵必多市利之租太重則民不得無田田不
得不易其食食貴則田者利田者利則事者衆食貴
糴食不利而又加重徵則民不得無去其商賈技巧
而事地利矣故民之力盡在於地利矣故爲國者邊
利盡歸於兵市利盡歸於農邊利歸於兵者強市利
歸於農者富故出戰而強入休而富者王也

商富下
一本有

故其食賤者錢重食賤則農貧錢
重則商富末事不禁則技巧云

君臣第二十三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民亂而不治是以聖人列
貴賤制節爵位立名號○以別君臣上下之義地廣
民衆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衆而姦邪生故立
法制爲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義五官之分法
制之禁不可不慎也處君位而令不行則危五官分
而無常則亂法制設而私善行則民不畏刑君尊則
令行官修則有常事法制明則民畏刑法制不明而
求民之行令也不可得也○民不從令而求君之尊

也雖堯舜之智不能以治明主之治天下也緣法而治按功而賞凡民之所疾戰不避死者以求爵祿也明君之治國也士有戰首捕虜之功必其爵足榮也祿足食也農不離廛者足以養二親治軍事故軍士死節而農民不偷也今世君不然釋法而以智背功而以譽故軍士不戰而農民流徙臣聞道民之門在上所先故民可令農戰可令游宦可令學問在上所與上以功勞與則民戰上以詩書與則民學問民之於利也若水於下也四旁無擇也民徒可以得利而

爲之者今上與之也瞋目扼腕而語勇者得垂衣裳
而談說者得遲日曠久積勞私門者得尊向二者無
功而皆可以得民去農戰而爲之或談議而索之或
事便辟而請之或以勇爭之故農戰之民日寡而游
食者愈衆則國亂而地削民弱而主卑此其所以然
者釋法制而任名譽也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
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爲也言
中法則辯之事中法則爲之行中法則高之故國治
而地廣兵強而主尊此治之至也人君者不可不察

也

禁使第二十四

人主之所以禁使者賞罰也賞隨功罰隨罪故論功
察罪不可不審也夫賞高罰下而上無必知其道也
與無道同也凡知道者勢數也故先王不恃其強而
恃其信○恃其數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
之勢也深淵者知千仞之深繩之數也故託其勢者
雖遠必至守其數者雖深必得今夫幽夜山陵之大
而離婁不見清朝日黜則上別飛鳥下察秋毫故目

之見也託日之勢也得勢之至不參官而潔陳數而物當今官恃多官衆吏官立丞監夫置丞立監者且以禁人之爲利也而丞監亦欲爲利則何以相禁故恃丞監而治者僅存之治也通數者不然別其勢難其道故曰其勢難匿者雖跖不爲非焉故先王貴勢員曰人主執虛後以應則物應稽驗稽驗則姦得臣以爲不然夫吏爵制法事於千里之外十二月而計書以定事以一歲別計而主以一聽見所疑焉不可蔽員不足夫物至則目不得不見言薄則耳不得不

聞故物至則變言至則論故治國之制民不得避罪
 如目不能以所見遁心今亂國不然恃吏吏雖眾同
 體一也夫同體一者相不可且夫利異而害不同者
 先王所以為保也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為棄惡
 蓋非而不害於親民人不能相為隱上與吏也事合
 而利異者也今夫騶虞以相監不可事合而利異者
 也○○○○○○○○○○○○○○○○若使馬
 焉能言則騶虞無所逃其惡矣利異也利合而惡同
 者父不能以問子君不能以問臣吏之與吏利合而

惡同也夫事合而利異者先王之所以爲端也民之蔽主而不害於蓋賢者不能益不肖者不能損故遺賢去智治之數也

慎法第二十五

凡世莫不以其所以亂者治故小治而小亂大治而大亂人主莫能世治其民世無不亂之國奚謂以其所以亂者治夫舉賢能世之所治也而治之所以亂世之所謂賢者言正也所以爲善正也黨也聽其言也則公爲能問其黨以爲然故貴之不待其有功誅

之不待其有罪也此其執正使污吏有資而成其姦
險○小人有資而施其巧詐初假吏民姦詐之本而
求端慤其末禹不能以使十人之衆庸主安能以御
一國之民彼而黨與人者不待我而有成事者也上
舉一與民民倍上位而嚮私交倍上位而嚮私交則
君弱而臣強君人者不察○也非侵於諸侯必却於
百姓彼言○說之勢愚智同學之士學於言說之人
則民釋實事而誦虛詞民釋實事而誦虛詞則力少
而非多君人者不察也以戰必損其將以守必賣其

城故有明主忠臣產於今世而散領其國者不可○
須更忘於破勝黨任節去言談任法而治矣使吏非
法無以守則雖巧不得爲姦使民非戰無以効其能
則雖險不得詐夫以法相治以數相舉者不能相益
訾言者不能相損民見相譽無益相管附惡見訾言
無損習相憎不相害也夫愛人者不阿憎人者不害
愛惡各以其正治之至也臣故曰法任而國治矣千
乘能以守者自存也萬乘能以戰者自完也雖桀爲
主不肯誦半辭以下其敵外不能戰內不能守雖堯

爲主不能以不臣諧謂所不若之國自此觀之國之
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於此○二者力本而世
主莫能致力者何也使民之所苦者無耕危者無戰
二者孝子難以爲其親忠臣難以爲其君今欲毆其
衆民與之孝子忠臣之所難臣以爲非劫以刑而毆
以賞莫可而今夫世俗治者莫不釋法度而任辯慧
後功力而進仁義民故不觸耕戰彼民不歸其力於
耕卽食屈於內不歸其節於戰則兵弱於外入而食
屈於內出而兵弱於外雖有地萬里帶甲百萬與獨

立平原一○也且先王能令其民蹈白刃被矢石其
民之欲爲之非如學之所以避害故吾教令民之欲
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戰不免境內之民莫不先
觸耕戰而後得其所樂故地少粟多民少兵強能行
二者於境內則霸王之道畢矣

定分第二十六

公問於公孫鞅曰法令之當時立之者明且欲使天
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無私柰何公孫鞅
曰爲法令置官置吏樸足以知法令之謂者以爲天

下正則奏天子天子各則主法令之則主法令之皆
降受命發官各主法令之民敢忘行主法令之所謂
之各各以其所志之法令名罪之主法令之更有遷
徙物故之輒使學讀法令所謂爲之程式使日數而
知法令之所謂千中程爲法令以罪之有敢剋定法
令損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諸官吏及民有問法令
之所謂也於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問之法
令明告之各爲尺六寸之符明書年月日時所問法
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而法令

之所謂也皆以吏民之所問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
之吏卽以左券予吏之間法令者主法令之吏謹藏
其右券木柙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長印卽後有物
故以券書從事法令皆副置一副天子之殿中爲法
今爲禁室有錠鑰爲禁而以封之內藏法令一副禁
室中封以禁印有檀發禁室印及入禁室視禁法令
及禁劄一字以上罪皆死不赦一歲受法令○○○
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
丞相置一法官諸侯郡縣皆各爲置一法官及吏皆

此秦一法官郡縣諸侯一受寶來之法令學問拜所
謂吏民知法令者皆問法官故天下之吏民無不知
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能敢以非理法遇
民民不敢犯法以有法官也遇民不修法則問法官
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
公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
如此天下之吏○雖有賢良辯慧不能開一言以枉
法雖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銖故智詐賢能者皆作而
爲善皆務自治奉公曰愚則易治也此所生於法明

白易知而必行法令者民之命也爲治之本也所以
備民也爲治而去法令猶欲無饑而去食也欲無寒
而去衣也欲東西行也其不幾亦明矣一兔走百人
逐之非以兔也夫賣者滿市而盜不敢取由名分已
定也故名分未定堯舜禹湯且皆如物而逐之名分
已定貧盜不取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
議之其議人異而無定人主爲法於上下民議之於
下是法令不定以下爲正也此所謂名分之不定也
夫名分不定堯舜猶將皆折而姦之而况衆人乎此

今姦惡大起人主奪威勢之國滅社稷之道也今先
聖人爲書而傳之後世必師受之乃知所謂之名不
師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議之至死不能知其名與其
意故聖人必爲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爲天下師所以
定名分也名分定則大詐貞信民皆愿慤而名自治
也故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
故勢治者不可亂世亂者不可治夫世亂而治之愈
亂勢治而治之則治故聖王治治不治亂夫微妙意
志之言上智之所難也夫不待法令繩墨而無不正

者千萬之一也故聖人以千萬治天下故夫智者而後能知之不可以爲法民不盡知賢者而後知之不可以爲法民不盡賢故聖人爲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徧能知之爲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爲天下師今萬民無陷於險危故聖人立天下而無刑死者非不刑殺也行法令明白易知爲置法官吏爲之師以道之知萬民皆知所避就避禍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終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欲出好肥王國出而祭宗之為天不夫也世之名不
 輔以善文味萬男皆味浪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
 香非不味味也亦云今也...
 不備今萬男無...
 各且愚味餘指味之為置也...
 再以滿去男不盡實...
 對指味之不...
 商子卷第五終
 始聖入以千...
 餘姚宋禮書

三人

卷物

志

三卷
人
物
類

人物志

人性為之原而情者性之流也性發
於內情導於外而形色隨之故邪正
態度交露莫狀溷而莫睹其真也惟
至哲為能以材觀情索性尋流照原
而善惡之迹判矣聖人沒諸子之言

性者各膠一見以倡惑於後是俾馳
辨鬪異者得肆其說蔓衍天下故學
者莫要其歸而天理幾乎息矣予好
閱古書於史部中得劉邵人物志十
二篇極數萬言其述性品之上下材
質之兼偏研幽摘激一貫於道若度

之長短權之輕重無銖髮蔽也大抵
考諸行事而約人於中庸之域誠一
家之善志也由魏至宋歷數百載其
用尚晦而鮮有知者吁可惜哉矧錘
篆淺技無益於教者猶刊鏤以行於
世是書也博而暢辨而不肆非衆說

之流也王者得之為知人之龜鑑士
君子得之為治性修身之楛括其効
不為小矣予安得不序而傳之媿夫
良金美玉籬櫨一啓而觀者必知其
寶也

晉阮逸撰

人物志序

魏 散騎常侍劉邵撰

涼 儒林祭酒劉昞注

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

天以三光著其象人以聰明邵其度

聰明

之所貴莫貴乎知人

聰於書計者六藝之一術明於人物者官材之總司

知人

誠智則衆材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矣是以聖人著

爻象則立君子小人之辭

君子者小人之師小人者君子之資師資相成其來

尚敘詩志則別風俗雅正之業

九土殊風五方異俗是以聖人立其教不

易其方制其俗制禮樂則考六藝祗庸之德

雖不易其方常以詩

禮為首雖不改其俗常以孝友為本 躬南面則援俊逸輔相之材皆所

以達眾善而成天功也 繼天成物其任至重故 天功 求賢舉善常若不及

既成則竝受名譽 忠臣竭力而効能明君得賢而 是 高枕上下忠愛謗毀何從生哉

以堯以克明俊德為稱舜以登庸二八為功湯以拔

有莘之賢為名文王以舉渭濱之叟為貴由此論之

聖人興德孰不勞聰明於求人獲安逸於任使者哉

采士飯牛秦穆所以霸西戎 一則仲父齊桓所以成九合 是故仲尼不試無所援

升猶序門人以為四科泛論眾材以辨三等 舉德行 為四科

之首敘生知為三等之上明德行者 道義之門質志氣者材智之根也 又歎中庸以殊

聖人之德

中庸之德其至矣乎人鮮久矣唯聖人能之也

尚德以勸庶幾之

論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三月不違仁乃窺德行之門若非志士仁人希邁之性日月至焉者豈能終

之訓六蔽以戒偏材之失

仁者愛物蔽在無斷信者露誠蔽在無隱此偏材之

常失也

思狂獯以通拘抗之材

或進趨於道義或潔已而無為在上者兩順其

所能則拘抗並用

疾控控而無信以明為似之難保

厚貌深情聖人

難之聽其言而觀其所為則似託不得逃矣

又曰察其所安觀其所由以

知居止之行

言必契始以要終行必觀初以

求卒則中外之情粗可見矣人物之

察也如此其詳

不詳察則官材失其序而庶政之業荒矣

是以敢依聖訓

志序人物庶以補綴遺忘惟博識君子裁覽其義焉

...

...

...

...

...

...

...

...

...

聖入文憲中無文憲其至矣入尚憲又備憲文

人物志目錄

卷上

九徵第一

體別第二

流業第三

材理第四

卷中

材能第五

利害第六

人物志 目錄

接識第七

英雄第八

卷八 觀第九

卷下 聖象四

七 繆第十

效難第十一

釋爭第十二

卷上

目錄終

人物志卷上

魏 廣平劉邵著

涼 燉煌劉昞注

明 新安程榮校

九徵第一

人物情性志氣不同
徵神見貌形驗有九

蓋人物之本出乎情性

性質稟之自然情變由於染習是以觀人察物當尋其性

也質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聖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

知無形狀故常人不能
觀惟聖人目擊而照之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

為質

質不至則不能
涉寒暑歷四時

稟陰陽以立性

性資於陰陽故
剛柔之意別矣

體五行而著形

骨勁筋柔皆稟精於金木

苟有形質猶可即而求

之由氣色外著故相者得其情素也

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

質白受采

味甘受和中和者百行之根本人情之良田也

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

惟淡也故

五味得和焉若苦則不能甘矣若酸也則不能鹹矣

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

平淡無偏群材必御致用有宜通變無滯

是故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

而後求其聰明

譬之驥騄雖超逸絕羣若氣性不和必有毀衡碎首決胃之禍也

聰

明者陰陽之精

離目坎耳視聽之所由也

陰陽清和則中叡外明

聖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章

耳目兼察通幽達微官材授方舉無遺失

自非聖人莫能兩遂

雖得之於目或失之於耳

故明白之士達動

之機而暗於玄慮

達於進趨而暗於止靜以之進趨則欲速而成疾以之深慮則抗奪

而不入也

玄慮之人識靜之原而困於速捷

性安沉黙而智乏應機以

之閑靜則玄微之道構以之濟世則勁捷而無成

猶火日外照不能內見金

水內映不能外光

人各有能物各有性是以聖人任明白以進趨委守成於玄慮然後

動止得節出處應宜矣

二者之義蓋陰陽之別也

陽動陰靜乃天地之定性

况人

若量其材質稽諸五物五物之徵亦各著於厥

體矣

筋勇色青血勇色赤中動外形豈可匿也

其在體也木骨金筋火氣

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

五性者成形之具五物為母故氣色從之而具

五物

之實各有所濟

五性不同各有所稟稟性多者則偏性生也

是故骨植而

柔者謂之弘毅弘毅也者仁之質也木則垂蔭為仁之質質不弘毅

不能成仁氣清而朗者謂之文理文理也者禮之本也則火

照察為禮之本本無文理不能成禮體端而實者謂之貞固貞固也者

信之基也土必吐生為信之基也筋勁而精者謂之

勇敢勇敢也者義之決也金能斷割為義之決色平

而暢者謂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水流疏達為智之原原不

通微不能成智五質恒性故謂之五常矣五物天地之常氣五德人物之常行

五常之別列為五德是故溫直而擾毅木之德也溫

不直則儒擾而不毅則剛剛塞而弘毅金之德也剛而不塞則決弘而不毅則缺

愿恭而理敬水之德也

愿而不恭則悖理而不敬則亂

寬栗而柔立

土之德也

寬而不栗則慢柔而不立則散

簡暢而明砭火之德也

簡而

不暢則滯明而不砭則翳

雖體變無窮猶依乎五質

人情萬化不可勝極尋常

竟源常在於五

故其剛柔明暢貞固之徵著乎形容見乎聲

色發乎情味各如其象

自然之理神動形色誠發於中德輝外耀

故心質

亮直其儀勁固心質休決其儀進猛心質平理其儀

安閑夫儀動成容各有態度直容之動矯矯行行休

容之動業業踳踳德容之動顒顒叩叩夫容之動作

發乎心氣

心氣於內容見於外

心氣之徵則聲變是也

心不繫一聲和

乃夫氣合成聲聲應律呂清而亮者律和而平者呂有和平之聲

有清暢之聲有回衍之聲心氣不同故聲發亦異也夫聲暢於氣

則實存貌色非氣無以成聲聲成則貌應故誠仁必有溫柔之色

誠勇必有矜奮之色誠智必有明達之色聲既殊管故色亦異

狀夫色見於貌所謂徵神貌色徐疾為神之徵驗徵神見貌則

情發於目目為心候故應心而發故仁目之精慈然以端心不傾倚

則視不圓邪勇膽之精曄然以彊志不怯懦則視不衰悴然皆偏至

之材以勝體為質者也未能不厲而威不怒而嚴故勝質不精則

其事不遂能勇而不能怯動必悔吝隨之是故直而不柔則木木彊激訐

失其勁而不精則力負鼎絕臙失其正勁固而不端則愚專已自是

陷於愚戇氣而不清則越辭不清順發越無成暢而不平則蕩好智無涯

蕩然失絕是故中庸之質異於此類勇而能怯仁而能決其體兩兼故為衆材

之主五常既備包以澹味既體鹹酸之量而以無味為御五質內充五

精外章五質澹凝淳耀外麗是以目彩五暉之光也心清目朗粲然自耀

故曰物生有形形有精神不問賢愚皆受氣質之稟性陰陽但智有精粗形有

淺深耳尋其精色視其儀象下至阜隸牧圉皆可想而得之也能知精神則窮理盡

性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擬諸形容故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性之所盡九質之

徵也陰陽相生數不過九故性情之變質亦同之然則平陂之質在於神

人物志 卷二 日

神者質之主也故神平
則質平神破則質破
明暗之實在於精精者實之本故精惠

則實明精
濁則實暗
勇怯之勢在於筋筋者勢之用故筋勁
彊則勢勇筋弱則勢怯

弱之植在於骨骨者植之基故骨剛
躁靜之決在於則植彊骨柔則植弱

氣氣者決之地也氣盛決於躁氣冲決於靜矣
慘憺之情在於色色者情之候也

故色悴由情慘
色悅由情憺
衰正之形在於儀儀者形之表也故儀衰由形殆儀正

由形
態度之動在於容容者動之符也故衰動則容態正動則容度
緩急

之狀在於言言者心之狀也故心恕則言緩心褊則言急
其為人也質素

平澹中觀外朗筋勁植固聲清色憺儀正容直則九

徵皆至則純粹之德也非至德大人其孰能與於此
九徵有違違為

乖戾則偏雜之材也或聲清色擇而質不平淡三度

不同其德異稱偏材荷一至之名兼材居德故偏至

之材以材自名猶百工衆伎各有其名也兼德之人更為美號道不

可以一體說德不可以一方待育物而不為仁齊是

故兼德而至謂之中庸居中履常故中庸也者聖人

之目也大仁不可親大義不可報無德而稱寄名於聖人也具體而微謂之德

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施仁以親物立義以利仁失道而成德抑亦其次也

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徒仁而無義徒義而無仁未能兼濟

各守一行是以一徵謂之依似依似亂德之類也純

名不及大雅也

似直而非直純一至一違謂之間雜間雜無恒之人

也善惡繁渾心無定是無恒依似皆風人末流其心孔艱

者乃有教化之所不受也末流之質不可勝論是以畧而不槩也

蕃徒成羣豈可數哉

體別第二稟氣陰陽性有剛柔拘抗文質體越各別

夫中庸之德其質無名汎然不繫一貌人無得而稱焉故鹹而不齷

謂之鹹耶無鹹可容淡而不醜謂之淡耶質而不縵

謂之質耶文而不績謂之文耶能威能懷能辨能訥

居醜淡之和處質文之際是以望之儼然即之而文言滿天下無辭費變化無方以達

爲節

應變適化期於通物

是以抗者過之

勵然抗奮於進趨之塗

而拘者

不逮

也然無爲於拘抗之外

夫拘抗違中故善有所章而理有

所失

養形至甚則虎食其外高門懸薄則病攻其內

是故厲直剛毅材在矯

正失在激訐

訐刺生於剛厲

柔順安恕每在寬容失在少決

多疑生於恕懦

雄悍傑健任在膽烈失在多忌

慢法生於桀悍

精良

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

疑難生於畏慎

彊楷堅勁用在積

幹失在專固

專已生於堅勁

論辨理繹能在釋結失在流宕

傲宕生於機辨

普博周給弘在覆裕失在溷濁

溷濁生於周普

清介

廉潔節在儉固失在拘局

拘局生於廉潔

休動磊落業在攀

躋失在䟽越䟽越生於磊落沉静機密精在玄微失在遲緩

遲緩生於沉静樸露徑盡質在中誠失在不微漏露生於徑盡多智

韜情權在譎略失在依違隱違生於韜情及其進德之日不

止揆中庸以戒其材之拘抗抗者自是以奮勵拘者自是以守局而指

人之所短以益其失拘者愈拘抗者愈抗或負石沉軀或抱木燋死猶晉楚

帶劔遞相詭反也自晉視楚則笑其在左自楚視晉則笑其在右左右雖殊各以其用

而不達理者橫相誹謗是故彊毅之人狠剛不和

戒其彊之搪突而以順為撓厲其抗以柔順為撓弱抗其搪突之心

是故可以立法難與入微很彊剛戾何機微之能入柔順之人緩

心寬斷不戒其事之不攝而以抗為劇安其舒以猛抗為

劇傷安其是故可與循常難與權疑緩心寡斷何疑事之能權

悍之人氣奮勇決不戒其勇之毀跌而以順為惟竭

其勢以順恐為惟怯而竭其毀跌之勢是故可與涉難難與居約奮

毀跌何約之能居懼慎之人畏患多忌不戒其慝於為義而

以勇為狎增其疑以勇憚為輕侮而增其疑畏之心是故可與保全

難與立節畏患多忌何節義之能立凌楷之人秉意勁特不戒其

情之固護而以辨為偽彊其專以辨博為浮虛而彊其專一之心是

故可以持正難與附眾執意堅持何人眾之能附辨博之人論理

贍給不戒其辭之汎濫而以楷為繫遂其流以楷正為繫礙

而遂其流是故可與汎序難與立約辨博汎濫何弘質約之能立

普之人意愛周洽不戒其交之溷雜而以介為狷廣

其濁以拘介為狷戾而廣其溷雜之心是故可以撫眾難與厲俗周洽

溷雜何風俗之能厲狷介之人砭甫廉反清激濁不戒其道之隘

狹而以普為穢益其拘以弘普為穢雜而益其拘局之心是故可與

守節難以變通道狹津隘何通塗之能涉休動之人志慕超越不

戒其意之大猥而以靜為滯果其銳以沉靜為滯屈而增果銳之心

是故可以進趨難與持後志在超越何謙後之能持沉靜之人道

思迴復不戒其靜之遲後而以動為疏美其悞以躁動為

麓疏而美其悞弱之心是故可與深慮難與捷速思慮迴復何機速之能及

樸露之人中疑實碯不戒其實之野直而以譎為誕

露其誠以權譎為浮誕而露其誠信之心是故可與立信難與消息

實碯野直何輕重之能量韜譎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術之離正

而以盡為愚貴其虛以款盡為愚直而貴其浮虛之心是故可與讚

善難與矯違韜譎離正何違邪之能矯夫學所以成材也彊毅靜其抗柔

順厲其悞恕所以推情也推已之情通物之性偏材之性不可移轉

矣固守性分聞義不徙雖教之以學材成而隨之以失剛毅之性已成

人物志卷之二

激許之 雖訓之以恕推情各從其心 意之所非不信 肯是之於人

者逆信 推已之信謂人皆信 詐者逆詐 推已之詐謂人皆詐則信

者或受其疑也 故學不人道恕不周物 偏材之人各是已能 何道之能入何物能

也 此偏材之益失也 材不能兼教之愈失是以宰物 者用之仁去其貪用之智

去其詐然後羣材畢 御而道周萬物也矣

流業第三 三材為源習者為流 流漸失源其業各異

蓋人流之業十有二焉 性既不同染習又異 枝流條別各有志業 有清節

家 行為物範 有法家 立憲垂制 有術家 智慮無方 有國體 三材純備 有器

能 三材而微 有臧否 分別是非 有伎倆 錯意工巧 有智意 能鍊眾疑 有文

章屬辭有儒學道藝有口辨應對有雄傑膽畧若夫

比事

深明

給捷

過人

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節之家延陵晏嬰是也

建法立制彊國富人是謂法家管仲商鞅是也思通

道化策謀奇妙是謂術家范蠡張良是也兼有三材

三材皆備德與法術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

皆純備也

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體伊尹呂望是也兼

有三材三材皆微不純其德足以率一國其法足以

備也

正鄉邑其術足以權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門豹是

也兼有三材之別各有一流三材為源則清節之流

習者為流也

不能弘恕 以清為理 何能寬恕 好尚譏訶分別是非 已不寬恕 則是非生

是謂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創思遠圖

法制於近 思不及遠 而能受一官之任錯意施巧 務在功成 故巧意生 是

謂伎倆張敞趙廣漢是也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

以術求功 故不垂則 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 長於 權者

必短 於正 是謂智意陳平韓安國是也凡此八業皆以三

材為本 非德無以正法非法無以興術 是以人業之建常以三材為本 故雖波流分

別皆為輕事之材也 耳目殊管其用同功 羣材雖異成務一致 能屬文著

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

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貫公是也辯不入道而

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膽力絕衆材

畧過人是謂驍雄白起韓信是也凡此十二材皆人

臣之任也各抗其材不能兼備保守一官故為人臣之任也主德不預焉主

德者聰明平淡總達衆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目不求視

耳不參聽各司其官則衆材達衆材既達則人主垂拱無爲而理是故主道立則十

二材各得其任也上無爲則下當任也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

掌以道德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掌以刑法禁制姦暴術家之

材三孤之任也掌以廟謨佐公論正三材純備三公之任也於

三槐坐而論道三材而徵冢宰之任也天官之卿臧否之材

師氏之佐也分別是非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師事制宜

以佐天官伎倆之材司空之任也錯意施巧儒學之材安

民之任也掌以德毅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憲章紀

後代辯給之材行人之任也掌之應答驍雄之材將帥

之任也掌轄師旅是謂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

而太平用成太平之所以成由官人之不易方若使

平若道不平淡與一材同用好譬大匠善規則一材

處權而衆材失任矣惟規之用則矩不得立其方繩

不得經其直雖目運規矩無由

成矣

材理第四 材既殊塗理亦異趣故講羣材至理乃定

夫建事立義莫不須理而定 言前定則不惑事前定則不躓 及其論

難鮮能定之夫何故哉蓋理多品而人異也 事有萬端人情

舛駁誰能定之 夫理多品則難通人材異則情詭情詭難通

則理失而事違也 情詭理多何由而得 夫理有四部 道義事情各有部也

明有四家 明通四部各有其家 情有九偏 以情犯明得失有九 流有七似

似是而非其流有七 說有三失 辭勝理滯所失者三 難有六構 彊良競氣忿構有六

通有八能 聰思明達能通者八 若夫天地氣化盈虛損益道之

人物志 卷之六 七

理也以道化人 法制正事事之理也以法理人 禮教與時消息

宜適義之理也以理教之 人情樞機情之理也觀物

在於四理不同其於才也須明而章明待質而行是

故質於理合而有明明足見理理足成家道義與

有是故質性平淡思心玄微容不躁擾 能通自然道

理之家也以道為理故 質性警徹權畧機捷容不遲

心機 能理煩速事理之家也以事為理故 質性和平

能論禮教容不失適則 辯其得失義禮之家也以義

禮教得中 故明於質性機鮮推情原意容不妄動則 能適其變

得失也

原物得意

原物得意

原物得意

情理之家也

以情為理故能極物之變

四家之明既異而有九偏

之情以性犯明各有得失

明出於真情動於性情勝明則蔽故雖得而必喪也

剛畧之人不能理微

用意龐粗意不玄微

故其論大體則弘博

而高遠

性剛則志遠

歷纖理則宕往而疏越

志遠故疏越

抗厲

之人不能廻撓

用意猛奮志不旋屈

論法直則括處而公正

性厲

則理毅

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

理毅則滯礙

堅勁之人好攻

其事實

用意端確言不虛徐

指機理則穎灼而徹盡

性確則言盡

涉

大道則徑露而單持

言切則義少

辯給之人辭煩而意銳

用意疾急志不在退挫

推人事則精識而窮理

性銳則窮理

即大義

則恢愕而不周

理細故遺大

浮沉之人不能沉思

用意虛廓志不

淵密序䟽數則豁達而傲博

性浮則志微

立事要則熿炎而

不定

志傲則理疏

淺解之人不能深難

用意淺脆思不深熟

聽辯說

則擬鍔而愉悅

性淺則易悅

審精理則掉轉而無根

易悅故無

根寬恕之人不能速捷

用意徐緩思不速疾

論仁義則弘詳而

長雅

性恕則理雅

趨時務則遲緩而不及

徐雅故遲緩

溫柔之

人力不休疆

用意溫潤志不美悅

味道理則順適而和暢

性和則理

順擬疑難則濡悞而不盡

理順故依違

好奇之人橫逸而

求異

用意奇特志不同物

造權譎則倜儻而瓌壯

性奇則尚麗

案清

道則詭常而恢迂奇逸故恢詭此所謂性有九偏各從其

心之所可以為理心之所可以為理是非相蔽終無休已若乃性不精

暢則流有七似有漫談陳說似有流行者浮漫流雅似若可行

有理少多端似若博意者辭繁喻博似若弘廣有廻說合意似

若讚解者外佯稱善內實不知有處後持長從衆所安似能聽

斷者實自無知如不言觀察衆談讚其所安有避難不應似若有餘而

實不知者實不能知忘佯不應似有所知而不答者有慕通口解似悅而

不懌者聞言即說有似於解者心中漫漫不能悟有因勝情失窮而稱妙

辭已窮矣自以為妙而未盡跌則掎蹇理已跌矣而彊牽據實求兩解似理

勿忘

不可屈者

辭窮理屈心樂兩解而言猶不止聽者謂之未屈

凡此七似眾人

之所惑也

非明鏡馬能監之

夫辯有理勝

理至不可動

有辭勝

辭巧

不可屈

理勝者正白黑以廣論釋微妙而通之

說事分明有如

粉黛朗然區別辭不潰雜

辭勝者破正理以求異求異則正失矣

以白馬非白馬一朝而服于人及其至關禁錮直而後過也

夫九偏之材有同有

反有雜同則相解

譬水流於水

反則相非

猶火滅於水

雜則相

恢亦不必同又不必異所以恢達

故善接論者度所長而論之

因其所能

則其言易曉

歷之不動則不說也

意在杓馬彼俟他日

傍無聽達則

不難也

凡相難講為達者聽

不善接論者說之以雜反

彼意在狗而說

以馬彼意大同而說以小異

說之以雜反則不入矣

以方入圓理終不可

善

喻者以一言明數事

辭附於理則言寡而事明

不善喻者百言不

明一意

辭遠乎理雖汎濫多言已不自明况他人乎

百言不明一意則不

聽也

自意不明誰聽之

是說之三失也善難者務釋事本

每得

理而止住

不善難者舍本而理末

逐其言而接之

舍本而理末則

辭構矣

不尋其本理而以煩辭相文

善攻彊者下其盛銳

對家彊梁始氣

必盛故善攻彊者避其初鼓也

扶其本指以漸攻之

三鼓氣勝衰則攻易

不善

攻彊者引其誤辭以挫其銳意

彊者意銳辭或暫誤擊誤挫銳理之難也

挫其銳意則氣構矣

非徒羣言交錯遂至動其聲色

善躡失者指其

所跌彼有跌失不善躡失者因屈而抵其性陵其屈

暫指不逼因屈而抵其性則怨構矣非徒聲色而已或常所

思求久乃得之倉卒論人人不速知則以為難諭自

久思而以為難諭則忿構矣非徒怨恨夫盛難之時

其誤難迫氣盛辭誤故善難者徵之使還氣折意還

不善難者凌而激之雖欲顧藉其勢無由棄誤顧藉

其勢無由則妄構矣妄言非訾凡人心有所思則耳

且不能聽思心一至是故並思俱說競相制止欲人

之聽已止他人之言人亦以其方思之故不了已意

欲使聽已

則以為不解

非不解也當已出言由彼方思故人不解

人情莫不諱不解

謂其不解則性諱怒

諱不解則怒構矣

不顧道理是非於其兇怒忿肆

凡此六

構變之所由興也然雖有變構猶有所得

造事立義當須理定

故雖有變說小故終於理定功立

若說而不難各陳所見則莫知所

由矣

人人競說若不難質則不知何者可用也

由此論之談而定理者眇

矣

理多端人情異故發言盈庭莫肯執其咎

必也聰能聽序

登高能賦求物能名如顏

回聽哭蒼舒量象

思能造端

子展謀侵晉乃得諸侯之盟

明能見機

史駢觀目

動即知秦師退

辭能辯意

伊藉荅吳王一拜一起未足為勞

捷能攝失

郭淮荅魏

帝曰自知必免防風之誅

守能待攻

墨子謂楚人吾弟子已學之於宋

攻能奪守

毛遂進曰今日從為楚不為趙也楚王從而謝之

奪能易予

以子之予易子之盾則物主辭

窮兼此八者然後乃能通於天下之理通於天下之

理則能通人矣不能兼有八美適有一能

所謂偏材之人

則

所達者偏而所有異目矣

各以所通而立其名

是故聰能聽序

謂之名物之材思能造端謂之構架之材明能見機

謂之達識之材辭能辯意謂之贍給之材捷能攝失

謂之權捷之材守能待攻謂之持論之材攻能奪守

謂之推徹之材奪能易予謂之質說之材通材之人

既兼此八材行之以道與通人言則同解而心喻

同解

相是是以心相喻

與衆人言則察色而順性

下有盛色避其所短

雖明

包衆理不以尚人

恒懷謙下故處物上

聰叡資給不以先人

常懷

退後故在物上

善言出已理足則止

通理則止不務煩辭

鄙誤在人過

而不迫

見人過跌輒當歷避

罵人之所懷扶人之所能

扶替人之所能

則人人自任矣

不以事類犯人之所媮

胡故反與盲人言不諱眇瞎之類

不

以言例及已之所長

已有武力不與虢虎之倫

說直說變無所畏

惡

通材平釋信而後諫雖觸龍鱗物無害者

采蟲聲之善音

不以聲醜棄其善曲

贊

愚人之偶得

不以人愚廢其嘉言

奪與有宜去就不留方其盛

氣折謝不恡

不避銳折不惜屈撓

方其勝難勝而不矜

理自勝耳何所

也矜心平志諭無適無莫付是非於道理期於得道而

已矣是可與論經世而理物也不貪勝於求名曠然無懷委之至當

自理

人物志卷上終

人物志卷中

魏 邯鄲劉邵著

涼 燉煌劉昞注

明 新安程榮校

材能第五

材能大小其準不同
量力而授所任乃濟

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猶函牛之鼎不可以烹

雞愚以為此非名也

夫人材猶器大小異或者以大
鼎不能烹雞喻大材不能治小

失其名也

夫能之為言已定之稱

先有定質而
後能名生焉

豈有能大

而不能小乎凡所謂能大而不能小其語出於性有

寬急

寬者弘裕
急者急切

性有寬急故宜有大小

寬弘宜治大
急切宜治小

寬弘之人宜為郡國使下得施其功而總成其事

急切

則煩碎
事不成

急小之人宜理百里使事辦於已

弘裕則網
漏廢事荒

矣然則郡之與縣異體之大小者也

明能治大郡則
能治小郡能治

大縣亦能
治小縣

以實理寬急論辯之則當言大小異宜不

當言能大不能小也

若能大而不能小仲
尼豈不為季氏臣

若夫雞之

與牛亦異體之小大也

鼎能烹牛亦能烹雞
鉞能烹雞亦能烹犢

故鼎亦

宜有大小若以烹犢則豈不能烹雞乎

但有宜與不
宜豈有能與

不能故能治大郡則亦能治小郡矣推此論之人材各

有所宜非獨大小之謂也

文者理百官武者治軍旅

夫人材不同

能各有異有自任之能

脩已潔身總禦百官

有立法使人從之

之能

法懸人懼無敢犯也

有消息辨護之能

智意辨護周旋得節

有德教

師人之能

道術深明動為物教

有行事使人譴讓之能

云為得理義和

於時有司察糾摘之能

督察是非無不區別

有權奇之能

務以奇計成事

立功有威猛之能

猛毅昭著振威敵國

夫能出於材材不同量材

能既殊任政亦異是故自任之能清節之材也故在

朝也則冢宰之任為國則矯直之政

其身正故掌天官而總百揆

立法之能治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寇之任為國

則公正之政法無私故掌秋官而詰姦暴計策之能術家之材也

故在朝也則三孤之任為國則變化之政計慮明故輔三槐而

助論道 人事之能智意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冢宰之佐

為國則諧合之政智意審故佐天官而諧內外行事之能譴讓之

材也故在朝也則司寇之任為國則督責之政辨衆事故

佐秋官而督傲慢權奇之能伎倆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空

之任為國則藝事之政伎能巧故任冬官而成藝事司察之能臧

否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師氏之佐為國則刻削之政

是非章故佐師氏而察善否威猛之能豪傑之材也故在朝也則

將帥之任為國則嚴厲之政

體果毅故總六師而振威武

凡偏材

之人皆一味之美

譬飴以甘為名酒以苦為實

故長於辨一官

弓

操材而有餘力

而短於為一國

兼掌陶冶器不成矣

何者夫一官之任

以一味協五味

鹽人調鹽醢人調醢則五味成矣一譬梓里治材土官治墻則厦屋成一

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

水以無味故五味得其和猶君體平淡則百官施其用

又國有俗化民有劇易

五方不同風俗各異土有剛柔民有劇易

而人材

不同故政有得失

以簡治易則得治煩則失

是以王化之政宜於

統大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以之治小則迂

網疎而吞舟之姦漏

辨護之

政宜於治煩

事皆辨護煩亂乃理

以之治易則無易

甚於督促民不便也

策術之政宜於治難權畧無方以之治平則無奇術數

煩衆民不安矣矯抗之政宜於治侈矯枉過正以之治弊則

殘俗弊治嚴則民殘矣諧和之政宜於治新國新禮殺苟合而已以之治

舊則虛苟合之教非禮實也公刻之政宜於糾姦刻削不深以姦亂不止

之治邊則失衆衆民憚法易逃叛矣威猛之政宜於討亂亂民桀逆

非威不服以之治善則暴政猛民殘濫良善矣伎倆之政宜於治富

以國彊民以使以之治貧則勞而不困易貨改鑄民失業矣故量能

授官不可不審也凡此之能皆偏材之人也故或能

言而不能行或能行而不能言智勝則能言材勝則能行至於國

體之人能言能行故為衆材之雋也人君之能異於

此平淡無為故臣以自任為能竭力致功君以用人

為能任賢使能臣以能言為能各言其能君以能聽

為能聽言觀行臣以能行為能必行其所言君以能賞罰

為能必當其功所能不同君無為而故能君衆材也若

以有為代大匠斲則衆能失巧功不成矣

利害第六建法陳術以利國家及其弊也害歸於已

蓋人業之流各有利害流漸失源夫節清之業著于

儀容發於德行心清意正則德容外著未用而章其道順而有

化德輝昭著故不試而效效理於人故物無不化故其未達也為衆人之所

進理順則衆人樂進之既達也為上下之所敬德和理順誰能慢之其功

足以激濁揚清師範僚友其為業也無弊而常顯非徒

不弊存而有顯故為世之所貴德信有常人不能賤法家之業本于制

度待乎成功而效法以禁姦姦止乃效其道前苦而後治嚴而

為衆初布威嚴是以勞苦終以道化是以民治故其未達也為衆人之所

忌姦黨樂亂忌法者衆已試也為上下之所憚憲防肅然內外振悚其功

足以立法成治民不為非治道乃成其弊也為群枉之所讐法行

寵貴終受其害其為業也有敝而不常用明君乃能用之彊明不繼世故法不

常用故功大而不終是以商君車裂吳起支解術家之業出於聰思

待於謀得而章斷於未行人無信者功成事效而後乃彰也其道先微而

後著精而且玄計謀微妙其始至精終始合符是以道著其未達也為衆

人之所不識謀在功前衆何由識其用也為明主之所珍暗主昧然

豈能貴之其功足以運籌通變變以求通故能成其功其退也藏於

隱微計出微密是以不露其為業也竒而希用主計神竒用之者希也故

或沈微而不章世希能用道何由章智意之業本于原度其道

順而不忤將順時宜何忤之有故其未達也為衆人之所容矣

庶事不逆善者來親已達也為寵愛之所嘉與衆同和內外美之其功足

以讚明計慮媚順於時言計是信也其敝也知進而不退不見忌害

是以慕進也或離正以自全用心多媚故違於正其為業也諳而難

持韜情諳智非雅正之倫也故或先利而後害知進忘退取悔之道臧否之

業本乎是非其道廉而且砥清而混雜砥去纖芥故其未達也

為衆人之所識清潔不汗在幽而明已達也為衆人之所稱常業

明白出則受譽其功足以變察是非理清道潔是非不亂其敝也為詆

訶之所怨詆訶之徒不樂聞過其為業也峭而不裕峭察於物何能寬裕

故或先得而後離衆清亮為時所稱理峭為衆所憚伎倆之業本于

事能其道辨而且速伎計如神是以速辨其未達也為衆人之

所異

伎能出衆故雖微而顯

已達也為官司之所任

遂事成功政之所務

其功足以理煩糾邪

釋煩理邪亦須伎倆

其敝也民勞而下困

上不端而下困

其為業也細而不泰故為治之末也

道不平弘其能

乎大

接識第七

推已接物俱識同體兼能之士乃達羣材

夫人初甚難知

貌厚情深難得知也

而士無衆寡皆自以為知

人故以已觀人則以為可知也

已尚清節則凡清節者皆已之所知

觀

人之察人則以為不識也夫何哉

由已之所尚在於清節人之所好在

於利欲曲直不同於他便謂人不識物也

是故能識同體之善

性長思謀則善策畧

之而或失異量之美遵法者雖美乃思謀之所不取何以論其然夫

清節之人以正直為度故其歷眾材也能識性行之

常度在正直故悅有恒之人而或疑法術之詭謂守正足以致治何以法術為也

法制之人以分數為度故能識較方直之量度在法分故悅

方直之人而不貴變化之術謂法分足以濟業何以術謀為也術謀之人

以思謀為度故能成策畧之奇度在思謀故貴策畧之人而不識

遵法之良謂司謨足以化民何以法制為也器能之人以辨護為度

故能職方略之規度在辨護故悅方計之人而不知制度之原謂方

計足以立功何以制度為也 智意之人以原意為度故能識韜誥

之權度在原意故而不貴法教之常謂原意足以爲正何以法理爲

也伎倆之人以邀功爲度故能識進趣之功度在邀功故悅

功能而不通道德之化謂伎能足以成事何以道德爲也臧否之人

以伺察爲度故能識訶砭之明度在伺察故悅譴訶之人而不暢

侷儻之異謂譴訶乃成教何以寬弘爲也言語之人以辨析爲度故

能識捷給之惠度在剖析故悅敏給之人而不知含章之美謂辨論事

乃理何以含章爲也是以互相非駁莫肯相是人皆自以爲是誰肯道人之是

取同體也則接詒而相得性能苟同則雖胡越接響而情通取異體

也雖歷久而不知性能苟異則雖比肩歷年而逾踈矣凡此之類皆謂

一流之材也

故同體則親異體則疎

若二至已上亦隨其所兼

以及異數

法家兼術故能以術輔法

故一流之人能識一流之善

以法治者所以舉不過法

二流之人能識二流之美

體法術者法術兼行盡

有諸流則亦能兼達衆材

體通八流則八材當位物無不理

故兼材

之人與國體同

謂八材之人始進陳言冢宰之官察其所以

欲觀其一隅

則終朝足以識之將究其詳則三日而後足何謂三

日而後足夫國體之人兼有三材故談不三日不足

以盡之一以論道德二以論法制三以論策術然後

乃能竭其所長而舉之不疑

在上者兼明八材然後乃能盡其所進用而無

疑然則何以知其兼偏而與之言乎察言之時何以識其偏材何以

識其兼材也其為人也務以流數杼人之所長而為之名

目如是兼也每因事類杼盡人之所能為之名目言不容口如陳以美欲人

稱之已之有善因事自說又欲令人言常稱已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

偏也人之有善耳不樂聞人稱之口不和也不欲知人則言無不疑聞法

則疑其刻削聞術則疑其詭詐是故以深說淺益深益異淺者意近故聞深理

而心逾銜是以商君說帝王之道不入則以彊兵之義示之異則相返反則相非

聞深則心銜焉得而相是是以李兌塞而不聽蘓秦之說是故多陳處直則以

為見美以其多方疑似見美也靜聽不言則以為虛空待時來語疑其

無實抗為高談則為不遜辯護理高遜讓不盡則以為

淺陋卑言寡氣言稱一善則以為不薄未敢多陳歷

發眾奇則以為多端偏舉事類則欲以先意而言則

以為分美言合其意因失難之則以為不喻欲補其

也喻說以對反則以為較已欲反其事而明博以異雜

則以為無要控盡所懷論以同體然後乃悅弟兄忿

管蔡之事則欣暢而和悅於是乎有親愛之情稱舉之譽苟言之

親愛而已乃此偏材之常失意常姻護欲人同已

至譽而舉之已不必得何由暫得

英雄第八

自非平淡能各有名
英為文昌雄為武稱

夫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雄物尚有之故

人之文武茂異取名於此文以英為名武以雄為號是故聰明秀

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若

校其分數則牙則須英得雄分然後成章雄得英分然後成剛各以二分

取彼一分然後乃成膽者雄之分智者英之分英有聰明須膽而後成雄有膽力須

知而後立何以論其然夫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

則說不行智而無膽不能正言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

則事不立勇而無謀不能立事是故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

機智以謀事之始待雄之膽行之不決則不能行雄以其力

人物志 卷中 七

服衆以其勇排難非力衆不服待英之智成之智以制宜

巧乃然後乃能各濟其所長也譬金待水而成利功物得水然後成養功

若聰能謀始而明不見機乃可以坐論而不可以處

事智能坐論而明不見機何事務之能處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而勇不

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慮變明能循常勇不能行何應變之能為若

力能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為力人未可以為先登

力雖絕群膽雄不力能過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斷決何先鋒之能為

事可以為先登未足以為將帥力能先登臨事無必謀何將帥之能為

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然後可以為英張良

是也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斷事乃可以為雄韓

信是也體分不同以多為目故英雄異名

張良英智多韓信雄

勝勝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為相

于制勝近

雄可以為將

于揚威遠

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

高祖項羽是也然英之分以多於雄而英不可以少

也

英以致智智能也役雄何可少也

英分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

蓋世明能合變

膽烈無前濟江焚糧

而不能聽采奇異有一范

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英分多故群雄

服之英材歸之兩得其用

雄既服矣英又歸之

故能吞秦破楚

宅有天下然則英雄多少能自勝之數也勝在於身則能勝物

徒英而不雄則雄材不服也內無主於中外物何由入徒雄而不

英則智者不歸往也無名以接之智者何由往故雄能得雄不能

得英兕虎自成羣也英能得英不能得雄鸞鳳自相親也故一人之

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與雄能役英與雄故能成大

業也武以服之文以綏之則業隆當年福流後世

八觀第九羣材異品志各異歸觀其通否所格者八

八觀者一曰觀其奪救以明間雜或慈欲濟恤而怯奪某人或救濟廣

厚而乞醯為惠二曰觀其感變以審常度觀其愠作則常度可審三曰

觀其志質以知其名

微質相應 觀色知名

四曰觀其所由以辨

依似

依許似直倉卒難明 察其所安昭然可辨

五曰觀其愛敬以知通塞

純愛則物親而情通 純敬則理踈而情塞

六曰觀其情機以辨恕惑

得其所欲

則恕違其所欲則惑

七曰觀其所短以知其長

計刺雖短而長於為直

八

曰觀其聰明以知所達

雖體象材而材不聰明 事事蔽塞其何能達

何謂

觀其奪救以明間雜夫質有至有違

剛質無欲所以為至貪情或勝

所以為達

若至勝違則惡情奪正若然而不然

以此欲勝剛

而不

故仁出於慈有慈而不仁者仁必有恤有仁而

不恤者厲必有剛有厲而不剛者若夫見可憐則流

涕慈心發於中將分與則恡嗇是慈而不仁者為仁者必濟恤覩

危急則惻隱仁情動於內將赴救則畏患是仁而不恤者

為恤者必赴危處虛義則色厲精厲見於貌顧利慾則內荏是厲

而不剛者為剛者必無慾然則慈而不仁者則恡奪之也愛財

傷於慈仁而不恤者則懼奪之也惟怯損於仁厲而不剛者

則慾奪之也利慾害於剛故曰慈不能勝恡無必其能仁

也愛則不施何於仁之為能仁不能勝懼無必其能恤也畏懦不果何恤

之能厲不能勝慾無必其能剛也情存利慾何剛之能成是故

不仁之質勝則伎力為害器仁質既弱而有伎力此害已之器也貪悖

之性勝則彊猛為禍梯廉質既負而性強亦有善情

救惡不至為害惡物宜翦而除純善之人憐而愛惠

分篤雖傲狎不離平生結交情厚分深雖原壤助善

著明雖疾惡無害也如殺無道以就有道救濟過厚

雖取人不貪也取人之物以有救濟雖是故觀其奪

救而明間雜之情可得知也或畏恠奪慈仁或救過

而何謂觀其感變以審常度夫人厚貌深情將欲求

之必觀其辭旨察其應贊視發言之旨趣夫觀其辭

旨猶聽音之善醜音唱而善醜別察其應贊猶視智之能否

也聲和而故觀辭察應足以互相別識彼唱此和然

則論顯揚正白也辭顯唱正不善言應玄也默而識

玄經緯玄白通也明辨是非移易無正雜也據言意

雜渾先識未然聖也追思玄事敵也見事過人明也以

明為晦智也心雖明之微忽必識妙也理雖至微

妙不昧踈也心致昭然測之益深實也心有實智探

滋中出測假合炫耀虛也道聽塗說久而無實猶自

見其美不足也智不瞻足恐人不伐其能有餘也不

知故曰凡事不度必有其故色貌失實必憂患之色

乏而且荒

憂患在心故形色荒

疾疢之色亂而垢雜

黃黑色雜理多塵垢

喜色愉然以懌愠色厲然以揚妬惑之色冒昧無常

粗白粗赤憤憤在面

及其動作益竝言辭

色既發揚言亦從之

是故其言

甚懌而精色不從者中有違也

心恨而言強和色貌終不相從

其言

有違而精色可信者辭不敏也

言不自盡故辭雖違而色貌可信

言

未發而怒色先見者意憤溢也

憤怒填胃者未言而色貌已作

言將

發而怒氣送之者彊所不然也

欲強行不然之事故怒氣助言

凡此

之類徵見於外不可奄違

心懽而怒容意恨而和貌

雖欲違之精

色不從

心動貌從

感愕以明雖變可知

情雖在內感愕發外千形萬貌粗可

知是故觀其感變而常度之情可知觀人辭色而知其心物有常度

然後何謂觀其至質以知其名凡偏材之性二至以

上則至質相發而令名生矣二至質氣之謂也質是直氣清則善名生矣

故骨直氣清則休名生焉骨氣相應名是以美氣清力勁則烈

名生焉氣既清矣力勁則烈勁智精理則能名生焉智既勁矣精理則能

稱智直彊愨則任名生焉直而又美是以見任集于端質則令

德濟焉質徵端和善德乃成加之學則文理灼焉圭玉有質瑩則成文是

故觀其所至之多少而異名之所生可知也尋其質氣覺其

清濁雖有多少之異異狀之名斷可知之何謂觀其所由以辨依似夫純

評性違不能公正質氣俱評何正之有依評似直以評評善直以

之評計及良善純宕似流不能通道質氣俱宕何道能通依宕似通行

傲過節似通之宕容傲無節故曰直者亦評評者亦評其評則

同其所以為評則異直人之評評惡憚非純評為評評善刺是通者亦宕

宕者亦宕其宕則同其所以為宕則異通人之宕簡而達道純宕

傲僻以自恣然則何以別之直而能溫者德也溫和為直所以為德

直而好評者偏也性直過評所以為偏評而不直者依也純評似直

所以為依道而能節者通也以道自節所以為通通而時過者偏也

性通時過所以為偏宕而不節者依也純宕自通所以為依偏之與依志

同質違所謂似是而非也質同通直或偏或依是故輕諾似烈

而寡信不量己力輕許死人臨雖畏怯不能殉命多易似能而無效材能不顧

日謂能辦受事獨徽作無効驗進銳似精而去速精躁之人訶者似

察而事煩譴訶之人每多煩亂訐施似惠而無成當時似給面終無所成

從似忠而退違阿順目前却則自是此似是而非者也紫色亂朱聖人

惡亦有似非而是者事同於非其功實則是大權似姦而有功

伊去太甲以成其功大智似愚而內明終日不違內實分別博愛似虛而

實厚汎愛無私似虛而實正言似訐而情忠譬帝桀紂至誠忠愛夫察似

明非御情之反欲察似類審則是非御取人情反覆明之有似理訟其實

難別也

訪聖人參訊廣

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得其

實

若其實可得何憂乎驩堯何迂乎有苗是以

故聽

言信貌或失其真

言訥貌惡仲尼失之子羽

詭情御反或失其賢

疑非人情公孫失之卜式

賢否之察實在所依

雖其難知即當尋其所依而察之

是故觀其所依而似類之質可知也

雖其不盡得其實然察其所依

似身其體氣粗可幾矣

何謂觀其愛敬以知通塞蓋人道之極

莫過愛敬

愛生於父子敬立於君臣

是故孝經以愛為至德

起父子之

親故為至德

以敬為要道

終君臣之義故為道之要

易以感為德

氣通生

人得之以利養

以謙為道

尊卑殊別道之次序

老子以無為德

施化無方德之

則以虛為道寂寞無為禮以敬為本禮由陰作樂以

愛為主樂由陽來然則人情之質有愛敬之誠方在

愛敬則與道德同體動獲人心而道無不通也體道

故物順生矣然愛不可少於敬少於敬則廉節者歸之廉

好敬是理通而眾人不與眾人樂愛愛愛多於敬則雖廉

節者不悅而愛接者死之廉人寡常人眾眾人樂愛

愛之為道致其死則事成業濟是故不可少矣何則敬之為道也嚴而相離其勢難久必動

肅容過之不及逆旅之愛之為道也情親意厚深而

感物人不及溫和而歸也煦渝篤密感物深感是以翳桑之人倒戈報德是故觀其愛敬之誠而

通塞之理可得而知也

篤於慈愛則温和而上下之情通務在禮敬則嚴肅而外

內之情塞然必愛敬相須不可一時而無然行其二義者常當務令愛多敬少然後肅穆之風可得希矣

何謂觀其情機以辨恕惑夫人之情有六機杼其所

欲則喜

為有力者譽為獲其心莫不忻焉

不杼其所能則怨

為辨給者稱三

緘其心莫不忿然

以自伐歷之則惡

抗已所能以歷衆人衆人所惡

以謙損

下之則悅

卑損下人皆喜悅

犯其所乏則姻

人皆悅已所長惡已所短故稱

其所短則姻戾忿肆

以惡犯姻則妬

自伐其能人所惡也稱人之短人所姻也今伐其所

能犯人所姻則妬害生也

此人性之六機也夫人情莫不欲遂其

志

志之所欲

故烈士樂奮力之功

遭難而奮力士奮

善士樂督

政之訓政脩而善士用能士樂治亂之事治亂而求賢能術士樂計

策之謀廣筭而求其策辨士樂陵訊之辭賓贊而求辨給貪者樂貨

財之積貨財積則貪者容其求幸者樂權勢之尤權勢之尤則幸者竊其柄

苟贊其志則莫不欣然是所謂杼其所欲則喜也所欲

之心杼盡復何怨乎若不杼其所能則不獲其志不獲其志則

戚憂已才之不展是故功力不建則烈士奮奮憤不能盡其材也德行

不訓則正人哀哀不得行其化政亂不治則能者歎歎不得用其能

敵能未弭則術人思思不得運其奇貨財不積則貪者憂憂無

所收其利權勢不尤則幸者悲悲不得弄其權是所謂不杼其能

則怨也

所怨不忤其能悅也

人情莫不欲處前故惡人之自伐

皆欲居物先故惡人之自伐也

自伐皆欲勝之類也是故自伐其善

則莫不惡也

惡其有勝已之心

是所謂自伐歷之則惡也

達者終不自伐

人情皆欲求勝故悅人之謙謙所以下之下

有推與之意是故人無賢愚接之以謙則無不色擇

不問能否皆欲勝人

是所謂以謙下之則悅也

是以君子終日謙謙人情

皆欲掩其所短見其所長

稱其所長則悅稱其所短則慍

是故人駁

其所短似若物冒之

情之憤悶有若覆冒

是所謂駁其所乏則

姻也

覆冒純塞其心姻戾

人情陵上者也

見人勝已皆欲陵之

陵犯其所

惡雖見憎未害也雖惡我自伐未甚疾害也若以長駁短是所謂

以惡犯姻則妬惡生矣以已之長較人之短而取其害是以達者不為之也凡

此六機其歸皆欲處上物之自大人人皆爾是以君子接物犯

而不校知物情好勝雖或以小犯已終不較拒也不校則無不敬下所以

避其害也務行謙敬誰害之哉小人則不然既不見機不達妬害之機

而欲人之順已謂欲人無違已以佯愛敬為見異孔光遂恐董賢欣喜

以偶邀會為輕謂非本心忿其輕已苟犯其機則深以為怨小人

易悅而難事是故觀其情機而賢鄙之志可得而知也明賢

志在退下鄙劣志在陵上是以平淡之主御之以正訓貪者之所憂戒幸者之所悲然後物不自伐下不

陵上賢否當何謂觀其所短以知所長夫偏材之人

皆有所短智不能故直之失也許刺許傷於義故其

剛之失也厲剛切傷於理故謙和之失也慥及道故

宮之奇為人介之失也拘拘愚不達事尾生夫直者

不許無以成其直既悅其直不可非其許用人之直

許也者直之徵也非許不剛者不厲無以濟其剛既

悅其剛不可非其厲用人之剛厲也者剛之徵也非

不能和者不慥無以保其和既悅其和不可非其懦

用人之和慥也者和之徵也非懦和介者不拘無以

恕其慥也和慥也者和之徵也非懦和介者不拘無以

守其介既悅其介不可非其拘用人之介拘也者介

之徵也非拘不能為介然有短者未必能長也純許之人有

長者必以短為徵純和之人是故觀其徵之所短而

其材之所長可知也欲用其剛必采之於厲何謂觀其聰則以

知所達夫仁者德之基也載德而行義者德之節也制德之所

宜也禮者德之文也禮德之文理也信者德之固也固德之所執也智

者德之帥也非智不成德夫智出於明明達乃成智明之於人

猶晝之待白日夜之待燭火火日所以照晝夜其明

益盛者所見及遠火日愈明所照愈遠及遠之明難

聖人猶有不及是故守業勤學未必及材生知者上學能者次材藝精

巧未必及理因習成巧淺於至理理義辨給未必及智理成事業昧於

智玄智能經事未必及道役智經務去道遠矣道思玄遠然後乃

周道無不載故無不周是謂學不及材材不及理理不及智智

不及道道智玄微故四變而後及道也者回覆變通理不繫一故變通之是

故別而論之各自獨行則仁為勝仁者濟物之資明者見物而已合

而俱用則明為將仁者待明其功乃成故以明將仁則無不懷

威以使之仁以恤之以明將義則無不勝示以斷割之宜以明將理則

無不通理若明練萬事乃達然則苟無聰明無以能遂暗者昧時何能

八
一
六

成務成遂故好聲而實不充則恢恢迂遠好辯而理不至

則煩辭煩而無正理好法而思不深則刻刻過於理好術而計不

足則偽詭誣詐也是故鈞材而好學明者為師比力而爭

智者為雄等德而齊達者稱聖聖之為稱明智之極

名也是以動而為天下法言而為萬世範居上位而不亢在下位而不悶是以觀其聰

明而所達之材可知也

人物志卷中終

人物志卷下

魏邺鄆劉邵著

涼燉煌劉昶注

明新安程榮校

七繆第十

人物之理妙而難明以情鑒察繆猶有七

七繆一曰察譽有偏頗之繆

徵質不明故聽有偏頗也

二曰接物

有愛惡之惑

或情同忘其惡或意異違其善也

三曰度心有小大之

誤

或小知而大無成或小暗而大無明

四曰品質有早晚之疑

有早智而速成

者有晚智而晚成者

五曰變類有同體之嫌

材同勢均則相競材同勢傾則相敬

六日論材有申壓之詭

藉富貴則惠施而名申處貧賤則乞求而名壓

七日

觀奇有二尤之失

妙尤含藏直尤虛鬼故察難中也

夫采訪之要不

在多少

事無巨細要在得正

然徵質不明者信耳而不敢信目

目不能察而信於耳

故人以為是則心隨而明之人以為非則

意轉而化之

信人毀譽故向之所是化而為非

雖無所嫌意若不疑

信毀譽者心雖無嫌意固疑矣

且人察物亦自有誤愛憎兼之其情

萬原

明既不察加之愛惡是非是疑豈可勝計

不暢其本胡可必信

去愛憎之

情則實理得矣

是故知人者以目正耳

雖聽人言常正之以目

不知人

者以耳敗目

親見其誠猶信毀而棄之

故州閭之士皆譽皆毀未

可為正也

或眾附阿黨或獨立不群

交遊之人譽不三周末必信

是也

交結致譽不三周色貌取人而行違之

夫實厚之士交遊之間必

每所在肩稱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上等援之下等推之

蠻貊推之况州里乎

苟不能周必有咎毀

行不篤敬者或諂諛得上而失於下或阿

黨得下而失於上

故偏上失下則其終有毀

非之者多故不能終偏下

失上則其進不傑

眾雖推之上不信異

故誠能三周則為國所

利此正直之交也

由其正直故名有利

故皆合而是亦有違比

或違正阿黨故合而是之

皆合而非在其中

或特立不群故合而非之

若有

奇異之材則非眾所見

奇逸絕眾眾何由識

而耳所聽采以多

為信不能審查其材但信眾人言也是繆於察譽者也信言察物必多繆失是以

聖人如有所嘗必有所試夫愛善疾惡人情所常不問賢愚情皆同之也苟

不明質或踈善善非非者見善善者見踈豈故然哉由意不明何以論之

夫善非者雖非猶有所是既有百非必有一是以其所是順已

所長惡人一是與已所長同也則不自覺情通意親忽忘其惡與

已同忘其百非謂矯駕為至孝殘桃為至忠善人雖善猶有所乏雖有百善或有

一短以其所乏不明已長善人一短與已所長異也以其所長輕已

所短則不自知志乖氣違忽忘其善以與已異百善皆棄謂曲杖為

七首葬楮為反具耶是惑於愛惡者也微質暗昧者其於接物常以愛惡惑異其正

夫精欲深微質欲懿重志欲弘大心欲謙小精微所

以入神妙也麓則失神懿重所以崇德宇也躁則失身志大所

以戡物任也小則不勝心小所以慎咎悔也大則驕陵故詩詠

文王小心翼翼不大聲以色小心也言不貪求大名聲見於顏色

王赫斯怒以對於天下志大也故能誅紂定天下以致太平由此

論之心小志大者聖賢之倫也心小故以服事殷志大故三分天下有其

二心大志大者豪傑之雋也志大而心又大故名豪雋心大志小

者傲蕩之類也志小而心闊遠故為傲蕩之流也心小志小者拘悞

之人也心近志短豈能弘大衆人之察或陋其心小見沛公燒絕棧道謂

其不能定天下或壯其志大見項羽號稱強楚便謂足以匡諸侯是誤於小大

者也由智不能察其度夫人材不同成有早晚有早

智而速成者質清氣朗生則秀異故童烏蒼舒總角曜奇也有晚智而晚成

者質重氣遲則久乃成器故公孫含道老而後章有少無智而終無所成者

質濁氣暗終老無成故原壤羊老聖人叩脛而不能化有少有令材遂為雋器

者幼而通理長則愈明故常材發奇於應賓效德於公相四者之理不可不察

當察其早晚隨時而用之夫幼智之人材智精達然其在童髦皆

有端緒仲尼戲言俎豆故文本辭繁初辭繁者辯始長必文麗辯始

給口幼給口者長必辯論也仁出慈恤幼慈恤者長必矜人施發過與過

與者長必好施慎生畏懼幼多畏者長必謹慎廉起不取幼不妄取長必清廉早

智者淺惠而見速見小事則速其形容晚成者奇識而舒遲雖

舒緩能識其妙終暗者並困於不足事務難易意皆昧然遂務者周達

而有餘事無大小皆能極之而衆人之察不慮其變常以一弊責於終始

是疑於早晚者也或以早成而疑晚智或以晚智而疑早成故於品質常有妙失也

夫人情莫不趣名利避損害名利之路在於是得是

在已名損害之源在於非失非失在已故人無賢愚

皆欲使是得在已賢者尚然能明已是莫過同體

於我則能明已是以偏材之人交遊進趨之類皆親愛同體

而譽之同體能明已是以親而譽之憎惡對反而毀之與已體反是以惡而

疎之序異雜而不尚也不與已同不與已異則雖不憎亦不尚之推而論之

無他故焉夫譽同體毀對反所以証彼非而著已也

也由與已同體故証彼非而著已也至于異雜之人於彼無益於已

無害則序而不尚不以彼為是不以已為非都無損益何所尚之是故同體

之人常患於過譽譬俱為力人則力小者纂大力大者提小故其相譽常失其實也

及其名敵則虧能相下若俱能負鼎則爭勝之心生故不能相下是故直

者性奮好人行直於人見人正直則心好之而不能受人之訐

刺已之非則許而不受盡者情露好人行盡於人見人穎露則心好之而

不能納人之徑

說已徑盡則違之不納

務名者樂人之進趨過

人

見人乘人則悅其進趨

而不能出陵已之後

人陵於已則忿而不服

是

故性同而材傾則相援而相賴也

並有旅力則大能獎小

性同

而勢均則相競而相害也

恐彼勝已則妬善之心生

此又同體之

變也故或助直而毀直

人直過於已直則非毀之心生

或與明而毀

明

人明過於已明則妬害之心動

而衆人之察不辨其律理是嫌於

體同也

體同尚然况異體乎

夫人所處異勢勢有申厭富貴遂

達勢之申也

身處富貴物不能屈是以佩六國之印父母迎於百里之外

貧賤窮

匱勢之壓也

身在貧賤志何申展是以黑貂之裘弊妻嫂墮于閨門之內

上材之

人能行人所不能行凡云為動靜固非衆人之所及是故達有勞謙

之稱窮有著明之節材出于衆其進則衷多益寡勞謙濟世退則履道坦坦幽人貞

吉中材之人則隨世損益守常之智申壓在時故勢來則益勢去則損是

故藉富貴則貨財充於內施惠周於外貨財有餘恣意周濟見

瞻者求可稱而譽之感其恩紀匡救其惡是以朱建受金而為食其畫計見援

者闡小美而大之感其引援將順其美是以曹丘見接為季布揚名雖無異

材猶行成而名立夫富與貴可不欣哉乃至無善而行成無智而名立是以富貴妻嫂

恭况他人乎處貧賤則欲施而無財欲援而無勢有慈心而無以

極識奇材而不能援親戚不能恤朋友不見濟內無蔬食之饋外無緼袍之贈

分義不復立恩愛浸以離意氣皆空薄怨望者並至

歸非者日多非徒薄已遂雖無罪尤猶無故而廢也

夫貧與賤可不憚哉乃至無由而生謗無罪而見廢是故貧賤妻子慢况他人乎故世有侈

儉名由進退行雖在我而名稱在世是天下皆富則

清貧者雖苦必無委頓之憂家給人足路且有辭施

之高以獲榮名之利得辭施之高名皆貧則求假無

所告家貧戶乏而有窮乏之患且生鄙吝之訟乞假

與嫂叔是故鈞材而進有與之者則體益而茂遂已

爭糟糠自足復須給賜則名已既不足私理卑抑有累之者親戚並困

美行成所為遂達

則微降而稍退上等不援 下等不推而衆人之觀不理其本各

指其所在謂申達者為材能 壓屈者為愚短是疑於申壓者也材智 雖鈞

貴賤殊塗申壓之變在乎貧富夫清雅之美著乎形質察之寡失形 色

外著故可得而察之失繆之由恒在二尤二尤之生與物異列

是故非常人之所見故尤妙之人含精於內外無飾姿譬金水 內明而

不外朗故馮唐白首屈於郎署尤虛之人碩言瑰姿內實乖反猶燭 火外

照灰燼內暗故主父偃辭麗一歲四遷而人之求奇不可以精微測其

玄機明異希其尤奇異 非精不察或以貌少為不足觀醜蔑貌 惡便疑其

淺或以瑰姿為巨偉見江克貌麗 便謂其巨偉或以直露為虛華

以其款盡
疑無厚實

以巧飭為真實

巧言如流
悅而覩之

是以早拔多

誤不如順次

或以其羅為早成而用之
於早歲或訣復欲順次也

夫順次常度

也苟不察其實亦焉往而不失

徵質不明不能識奇
故使順次亦不能得

故遺賢而賢有濟則恨在不早拔

故鄭伯謝
之於燭武

拔奇而

奇有敗則患在不素別

故光武悔
之於朱浮

任意而獨繆則悔

在不廣問

秦穆不從蹇叔
雖追誓而無及

廣問而誤已則怨已不自

信

隗囂心存於漢
而為王兔所誤

是以驥子發足眾士乃誤韓信立

功淮陰乃震夫豈惡奇而好疑哉乃尤物不世見而

奇逸美異也

故非常人
之所識也

是以張良體弱而精強為眾

智之雋也

不以質弱而傷於智

荆叔色平而神勇為衆勇之傑

也

不以色和而傷於勇

然則雋傑者衆人之尤也

奇逸過於衆人故衆人不

能及聖人者衆尤之尤也

通達過於衆奇故衆奇不能逮

其尤彌出者

其道彌遠

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故一國之雋於州為輩未

得為第也

郡國之所雋異比於州郡未及其第目

一州之第於天下為

椹

州郡之所第目以比天下之雋椹而不可及椹一回反樞也

天下之椹世有優

劣

英人不世繼是以伊召管齊應運乃出

是故衆人之所貴各貴其出

已之尤

智材勝已則以為貴

而不貴尤之所尤

尤之尤者非衆人之所識是

故衆人之明能知輩士之數

衆人明者粗知郡國出輩之士而已

而不

能知第目之度乃未識郡國品第之雋輩士之明能知第目之

度出輩明者粗知郡國第目之良不能識出尤之良也未識出尤奇異之理出

尤之人能知聖人之教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不能究之入室之

奧也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由是論之人物之理妙不可

得而窮已為當擬諸形容象其物宜觀其會通舉其一隅而已

效難第十一人材精微實自難知知之難審效薦之難

蓋知人之效有二難有難知之難尤奇遊雜是以難知有知之

而無由得效之難已雖知之無由得薦何謂難知之難人物精

微智無形狀奇逸精妙能神而明欲入其神而明其智其道甚難固難知

之難也 知人則哲惟帝 難之况常人乎 是以衆人之察不能盡備 守各

其一方而已 故各自立度以相觀采 以已所能 歷觀衆才 或相其形

容 以貌狀 取人 或候其動作 以進趨 取人 或揆其終始 以發正 取人

或揆其儼象 以旨意 取人 或推其細微 以情理 取人 或恐其過

誤 以簡恕 取人 或循其所言 以辭旨 取人 或稽其行事 以功效 取人

八者遊雜 各以意之所可為 准是以雜而無紀 故其得者少所失者多

但取其同於已而失其異 於已已不必兼故失者多 是故必有草創信形之誤

或色貌取 人而行違 又有居止變化之謬 或身在江海 心存魏闕 故其接

遇觀人也隨行信名失其中情 是以聖人聽言觀行 如有所譽必有所試

故淺美揚露則以為有異

智淺易見狀似異美

深明沉漠則以

為空虛

智深內明狀似無實

分別妙理則以為離婁

研精至理狀似離婁

口傳甲乙則以為義理

強指物類狀似有理

好說是非則以為

臧否

妄說是非似明善否

講目成名則以為人物

強議賢愚似明人物

平

道政事則以為國體

妄論時事似識國體

猶聽有聲之類名隨

其音

七者不能明物皆隨行而為之名猶聽貓音而謂之貓聽雀音而謂之雀不知二蟲竟謂何名

也世之疑惑皆此類也是以魯國儒服者衆人皆謂之儒立而問之一人而已

夫名非實用

之不效

南箕不可以簸揚比斗不可挹酒漿

故曰名猶口進而實從事

退

衆觀形而名之故用而不驗也

中情之人各不副實用之有效

真智

在中衆不能見故無外名而有內實

故名由衆退而實從事章

效立則名章

此草創之常失也

淺智無終深智無始故衆人之察物常失之於初

故必待

居止然後識之

視其所止觀其所居而焉不知

故居視其所安

安其舊者

敦於仁達視其所舉

舉剛直者厚於義

富視其所與

與嚴壯者明於禮

窮視其所為

為經術者勤於智

貧視其所取

取其分者存於信

然後

乃能知賢否

行此者賢反此者否

此又已試非始相也

試而知之豈相

也所以知質未足以知其略

畧在變通不可常准

且天下之人

不可得皆與遊處

故視其外狀可以得一未足盡知

或志趣變易隨

物而化

是以世祖失之龐萌曹公失之董卓

或未至而懸欲或已至而

易顧

李軼始專心於光武終改顧於聖公

或窮約而力行或得志而從

欲

王莽初則布衣折節卒則窮奢極侈

此又居止之所失也

情愛如此誰能定之

由是論之能兩得其要是難知之難

既知其情又察其變故非常人

之所

何謂無由得效之難上材已莫知已難

識知或所識

者在幼賤之中未達而喪

未及進達其人已喪

或所識者未拔

而先沒

未及拔舉已先沒世

或曲高和寡唱不見讚

公叔座薦商鞅而魏

王不

能用或身卑力微言不見亮

禽息舉百里奚首足皆碎

或器非時

好不見信貴

實后方好黃老儒者何由見進

或不在其位無由得拔

十和非因匠

或在_其位以有所屈迫

何武舉公孫錄而為王氏所推

是以良材識真萬不一遇也材能雖良當遇知已知已雖遇當值明王三者

之遭萬不一會須識真在位識百不一有也雖識已真或不在位以位

勢值可薦致之宜十不一合也識已須在位智達復須宜或明足

識真有所妨奪不欲貢薦雖識辨賢愚而屈於妨奪故有不欲或好貢

薦而不能識真在位之人雖心好賢善而明不能識是故知與不知相

與分亂於總猥之中或好賢而不識或知賢而心妬故用與不用同於衆總紛然淆

亂實知者患於不得達效身無位次無由效達不知者亦自以

為未識身雖在位而不能識所謂無由得效之難也故曰知人

之效有二難是以人主常當運其聰智廣其視聽明揚側陋旁求俊又舉能不避仇讐拔賢

不棄幽隱然後國家可得而治功業可得而濟也

釋爭第十二

賢善不伐况小事乎釋忿去爭必荷榮福

蓋善以不伐為大

為善而自伐其能衆人之所小

賢以自矜為損

行

而去自賢之心何往而不益哉

是故舜讓于德而顯義登聞湯降不

遲而聖敬日躋

彼二帝雖天挺聖德生而上哲猶懷勞謙疾行退下然後信義登聞光宅

天

位邾至上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爭而終于出犇

此

大夫矜功陵物或宗遺族滅或逃禍出奔由此觀之爭讓之道豈不懸歟

然則卑讓降下

者茂進之遂路也

江海所以為百谷王以其處下也

矜奮侵陵者毀

塞之險途也

兕虎所以攫牢檻以其性獷噬也

是以君子舉不敢越

儀準志不敢凌軌等

足不苟蹈常懷退下

內勤已以自濟外謙

讓以敬懼

獨處不敢為非出門如見大賓

是以怨難不在於身而榮

福通於長久也

外物不見傷子孫賴以免

彼小人則不然矜功伐

能好以陵人

初無巨細心發揚以陵物

是以在前者人害之

矜能奔縱

人情

有功者人毀之

恃功驕盈人情所毀

毀敗者人幸之

及其覆敗

人情

是故並轡爭先而不能相奪

小人競進智不相過並驅爭險更相

籍兩頓俱折而為後者所趨

中道而斃後者乘之譬鬼殛犬疲而田父收其

由是論之爭讓之途其別明矣

君子尚讓故涉萬里而塗清小人好

爭足未動而路塞

然好勝之人猶謂不然

貪則好勝雖聞德讓之風意猶昧然

乃云古人讓以得今人讓以失心之所是起而爭之

留滯故行坐汲汲不暇脂車以下衆為卑屈以躡等為異傑苟

起等不羞負乘以讓敵為迴辱以陵上為高厲故趙穿不顧元帥彘子以

偏師是故抗奮遂往不能自反也譬虎狼食生物遂有殺人之怒夫

以抗遇賢必見遜下相如為廉頗遂以抗遇暴必構

敵難灌夫不為田蚡持下兩得其尤敵難既構則是非之理必溷而

難明俱自是而非彼誰明之耶溷而難明則其與自毀何以異哉

兩虎共鬪小者死大者傷焉得而兩全且人之毀已皆發怨憾而變生

豐也若本無憾恨遭事際會亦不致毀害必依託於事飾成端末凡相毀謗

入物志 卷六 三

必因事類而飾成之其餘聽者雖不盡信猶半以為然也由言有端

角故信之者半已之校報亦又如之復當報謗為生翅尾終其所歸亦

各有半信著於遠近也俱有形狀不知其實是以近遠之聽皆半信於此半信於

彼然則交氣疾爭者為易口而自毀也已說人之瑕人亦說已之

穢雖詈人自取其詈也並辭競說者為貸手以自毀辭忿則力爭已既毀

人人亦毀已此其為借手以自毀為惑繆豈不甚哉借手自毀借口自詈非惑如何

然原其所由豈有躬自厚責以致變訟者乎已能自責人亦

自責兩不言競變訟何由生哉皆由內恕不足外望不已所以爭者由內不能

恕已自責而外望於人不已也或怨彼輕我或疾彼勝已是故心爭終無休已

夫我薄而彼輕之則由我曲而彼直也

曲而見輕固其宜矣我

賢而彼不知則見輕非我咎也

親反傷也固其宜矣

若彼賢而

處我前則我德之未至也

德輕在彼固所宜也

若德鈞而彼先

我則我德之近次也

德鈞年次固其常矣

夫何怨哉且兩賢未

別則能讓者為雋矣

材鈞而不爭優劣衆人善其讓

爭雋未別則用

力者為憊矣

雋等而名未別衆人惡其鬪

是故蘭相如以迴車決

勝於廉頗寇恂以不鬪取賢於賈復

此二賢者知爭途不可由故回

車退避或酒炙迎送故廉賈肉袒爭尚浪矣

物勢之反乃君子所謂道也

龍蛇之蟄以存身尺蠖之屈以求伸蟲微物耳尚知蟠屈况於人乎

是故君子知屈之

可以為伸故含辱而不辭韓信屈於跨下之辱知卑讓之可以

勝敵故下之而不疑展喜犒齊師之謂也及其終極乃轉禍而

為福晉文避楚三舍而有城濮之勳屈讐而為友相如下廉頗而為刎頸之交使

怨讐不延於後嗣而美名宣於無窮子孫荷其榮蔭竹帛紀其高義

君子之道豈不裕乎若偏急好爭則身危當年何後來之能福且君子能

受纖微之小嫌故無變鬪之大訟大訟起於纖芥故君子慎其小小

人不能忍小忿之故終有赫赫之敗辱小人以小惡為無傷而不

去故罪大不可解惡積不可救怨在微而下之猶可以為謙德也怨在

纖微則謙德可以除之變在萌而爭之則禍成而不救矣消消不息

遂成江河水漏覆舟胡可救哉是故陳餘以張耳之變卒受離身之

害思復須臾之念忘終身之惡是以身滅而嗣絕也彭寵以朱浮之却終有

覆亡之禍恨督責之小故違終始之大計是以宗夷而族覆也禍福之機可不

慎哉二女爭桑吳楚之難作季邱鬪雞魯國之釁作可不畏歟可不畏歟是故君子之

求勝也以推讓為利銳推讓所往前無堅敵以自修為棚櫓修已

以敬物無害者靜則閉嘿浪之玄門動則由恭順之通路時可

以靜則重閉而玄嘿時可以動則履正而後進是以戰勝而爭不形動靜得節故勝

無與爭爭不以敵服而怨不構干戈不用何怨構之有若然者

悔恇不存于聲色夫何顯爭之有哉色貌猶不動况力爭乎彼

人物志卷下 一

顯爭者必自以為賢人而人以為險詖者以已為賢專固自是

是已非人人得不爭乎實無險德則無可毀之義若信有險德

又何可與訟乎險而與之訟是桀兇而櫻虎其可乎

怒而害人亦必矣易曰險而違者訟訟必有衆起言險

而行違必起衆而成訟矣老子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以謙讓為務者所往而無爭是故君子以爭途之不可由也由於爭途

者必覆輪而致禍是以越俗乘高獨行於三等之上何謂三

等大無功而自矜一等空虛自矜故為下等也有功而伐之二

等自伐其能故為中等功大而不伐三等推功於物故為上等愚而好勝

一等不自量度賢而尚人二等自美其能賢而能讓

三等歸善於物緩已急人一等性不恕人急已急人

二等褊戾峭刻急已寬人三等謹身恕物凡此數者

皆道之奇物之變也心不純一三變而後得之故人

莫能遠也小人安其下等夫唯知道通變者然後能

處之處上等而不失者也是故孟之反以不伐獲聖人之譽不伐

其功美管叔以辭賞受嘉重之賜不貪其賞夫豈詭

遇以求之哉乃純德自然之所舍也豈故不伐辭賞

至直發於中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自損而行 小人不知自益之為損故一伐而並失伐自

而成名立而行毀 由此論之則不伐者伐之也不爭者爭之也

名喪不伐而名章 讓敵者勝之也下衆者上之也退讓而敵服謙

不爭而理得尊而德光 君子誠能覩爭途之名險獨乘高於玄路則光

暉煥而日新德聲倫於古人矣避忿肆之險途獨逍遙於上等遠燕雀於

啁啾啁啾 疋鳴鳳於玄曠然後德輝耀於來今清光侔於往代

人物志卷下

右人物志三卷十二篇魏劉邵撰案隋唐經籍志篇
第皆與今同列于名家十六國時燉煌劉昫重其書
始作注解然世所傳本多謬誤今合官私書校之去
其複重附益之文爲定本內或疑字無書可證者今
據衆本皆相承傳疑難輒意改云

邵之叙五行曰簡
暢而明砭火之德

也徧檢書傳無明砭之證案字書砭者以石刺病此
外更無他訓然自魏晉以後轉相傳寫豕亥之變莫
能究知不爾則邵當
別有異聞今則亡矣愚謂明砭都無意義自東晉諸

公草書啓字爲然疑爲簡暢而明啓耳文寬夫題

公草書習字為無雙為簡辦而阻密在文寶夫張

附許異開今開女矣 易詩由 易詩由 易詩由 易詩由

不更無 不更無 不更無 不更無 不更無 不更無 不更無 不更無

其好重州益之文無安本內定 其好重州益之文無安本內定

以引其難然世所本冬 以引其難然世所本冬 以引其難然世所本冬

亦皆與今同既于各宋十六國 亦皆與今同既于各宋十六國

小人志三卷十二篇 小人志三卷十二篇 小人志三卷十二篇

小人志三卷十二篇 小人志三卷十二篇 小人志三卷十二篇

劉邵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

據今官書魏志作勉劭之劭從力他本或從邑

者晉邑之名素字書此二訓外無他釋然俱不協孔才之意說文則爲邵音同上但召旁從下耳訓高也李舟切韻訓美也高美又與孔才義符楊子法言曰周公之才之邵是也今俗罵法言亦作邑旁邵益力下文近易訛讀者又昧偏旁之別今定從邵云

建安中爲計吏詣許太史上

言正旦當日蝕邵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

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邵曰梓慎禪竈古之良史

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

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訓不爲變豫廢

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行謬誤也或善其言敕朝

會如舊日亦不蝕魏黃初中爲尚書郎散騎侍郎受
詔集五更群書以類相從作皇覽後與議郎庾嶷荀
詢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畧論遷散騎常侍
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邵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
軍旅內營宮室邵作二賦皆諷諫焉景初中受詔爲
都官考課邵作七十二條及畧說一篇又以謂宜制
禮作樂以移風俗著洛論十四篇正始中執經講學
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
追贈光祿勳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上疏

盛稱邵才史臣陳壽亦曰邵該覽學籍文質周洽云

其書曰亦不與無言動事其書則似續侍
 郎第五更詳書以類相從作皇置後與議郎更詳
 則寺人科今作新律子入篇著律其司遠散騎常侍
 皆作道都明帝吳之諸郡皆許都洛都賦時外
 其外內皆官置律作二職皆與賦之變行中又謂
 都官考課亦作七十二條及易說一篇又以謂官
 律作樂以移風俗著洛論十四篇正始中統制
 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
 諡謚昭文文昭顯考亦曰昭文謚昭文諡昭文

劉昞字延明燉煌人也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
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
偶有心於昞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
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坐神志湛然
曰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昞後隱居酒泉不應州
郡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暲據涼州徵爲儒林
祭酒從事郎暲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葺昞
時侍側請代其事暲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
與卿相遇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

務手不釋卷。晷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言：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燉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畧，行於世。沮渠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沈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犍尊爲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爲業。魏太武平涼州，士庶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

中郎後思歸道病卒以上竝案邵昞本傳剛取其要
云廣平宋庠記

初未始有異也而後

月判諸習曰三編曰

是以知人之者

及謂郭氏

及謂郭氏

及謂郭氏

及謂郭氏

手不釋卷為曰卿注記為籍以爛繼晷白日且然
復可休息晒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
聖稱言晒何人斯敢不如此晒以三史文纂著略記
自三十篇八十四卷厥經實錄二十卷方音三卷靖
恭堂錄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書石公三畧行於
世沮渠象遜平酒泉拜秘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沈觀
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
云菴華表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為業
守禮齋思誠齋添桑又建並齋添泚本齋嗣頌其是

序人物志後

余嘗三復人物志而竊有感焉夫人德性資之繼成
初未始有異也而終之相去懸絕者醇駁較於材隆
汙判諸習曰三品曰五儀胥是焉而賢不肖殊途矣
是以知人之哲古人難之言貌而取人者聖人弗是
也茲劉邵氏之有以志人物也乎修己者得之以自
觀用人者持之以照物焉可廢諸然用舍之際人材
之趨向由之可弗慎乎精於擇而庸適其能篤於任
而弗貳以私則真材獲用大猷允升矣其或偏聽眩

人物志跋

劉邵人物志凡十二篇辨性質而準之中庸甄材品以程其職任事核詞章三代而下善評人品者莫或能踰之矣邵生漢末乃其著論體裁纒然有荀卿韓非風致而疊疊自成一家言即九徵八則之論質之孔孟觀人之法唐虞九德之旨自有發所未發者後世欲辨官論材惡可以不知也顧其書獲見者少又脫落難讀

大中丞真定梁公持節鉞拊鎮中州熊車所蒞吏稱

民安爰覓善本加訂正刻之宋郡用以傳之人人授
簡屬吏旻綴一言于末簡旻得卒業反復流業篇國
體器能之說深有味乎其言之也今

中丞公厲風俗正天下謀廟勝三材允兼至其振策
群吏惟器所適靡不奮力展采兢兢罔敢怠遑總達
衆材至矣異日秉鈞當軸將使官不易方而太平用
成知人安民之道拭目身親見之邵之志何幸獲酬
於公哉刻成輒忘固陋僭書識刻之歲月覽者當知
言之非佞云

隆慶六年壬申仲夏之吉歸德府知府揭陽鄭旻謹

書

人物志附題

夫高談品流蓋末尚哉鈎微蒐隱代之變矣予讀人物志而有感於邵之怒心也懸鑑炤已提衡執物詰士之恒不炤不軌漫無臧刺命曰詩德知人顧可後已人情險於山川形淆於眉睫良不易程鳳之性仁其文五色昭明倡鳳性至不仁其文亦五色木之始培也謂其利材也長而爲櫟則雖其大蔽牛靡所用之士有中外異致始末殊方率類於此自非上賢疇別伍彙邵之爲志也九徵以驗情體別以辨性流業

材理材能而精品任利害接識英雄而定能稱有八
觀則志剖有七繆則非燭責副而侂之乎效難平忿
而揆之於釋爭總之準繩在體格調劑在中和一依
先民之經不越人情之變脩己品物章往咎來抖賢
贖於錙銖吹純疵於毛髮筆端巧運幾奪天真矣是
胡爲者挈邵之世度今之年不翅逃郭邵當日且如
此今竟何所底之予故重有感焉志刻於相臺有年
板行既久木腐字蝕無當於觀予從而新之既完聊
述所見皆在萬曆闕逢涸灘太歲月臨黃鍾天道行

南日也瀛海用齋劉元霖元澤甫題